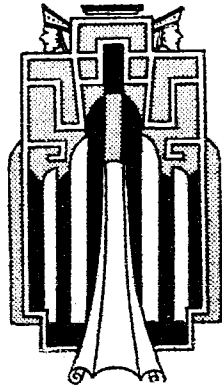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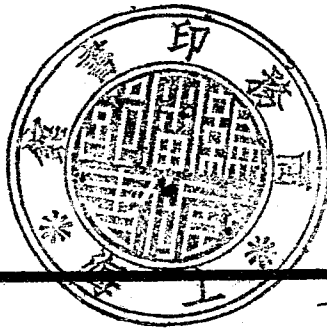


# 曾滌生文選

詳註國學讀本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8

8

78

$$\frac{H_2 12.83}{8004}$$

吳 瑞 書 編

曾 滌 生 文 選

1 9 3 5

中 央 書 店 印 行

88793

群社國學讀本 曾滌生文選目錄

雜著

原才……………一

序跋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二

歐陽生文集序……………四

經史百家簡編序……………七

國朝先正事略序……………八

衡陽彭氏譜序……………一〇

湖南文徵序……………一一

朱慎甫遺書序……………一三

黃仙嶠前輩詩序……………一四

曾滌生文選 目錄

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詩序……………一五

送郭筠仙南歸序……………一七

送劉椒雲南歸序……………一八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一九

送周荇農南歸序……………二一

送唐先生南歸序……………二三

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二四

孟子要略序跋……………二六

書歸震川文集後……………二八

鈔朱子小學書後……………二九

書學案小識後……………三〇

書儀禮釋官後……………三二

書王雁汀前輩勃海圖說後……………三三

書牘

復賀耦庚中丞書……………三五  
 致劉孟容書……………二六  
 答劉孟容書……………四〇  
 復彭麗生書……………四二  
 復胡潤之書……………四三  
 復李眉生書……………四四  
 與朱仲我書……………四八  
 復黃恕皆侍郎書……………四九  
 復劉霞仙中丞書……………五〇  
 復吳南屏書……………五三  
 復陳虎臣書……………五四  
 復陳右銘太守書……………五五  
 與李眉生書……………五七  
 與王叶庭書……………五七

傳狀

葛寅軒先生家傳……………五八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六〇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六一

碑誌表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六四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六七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七〇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七三  
 畢君殉難碑記……………七六  
 林君殉難碑記……………七八  
 何君殉難碑記……………八〇  
 劉君季霞墓誌銘……………八二  
 新寧劉君墓碑……………八四

記

仁和邵君墓誌銘.....	八六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一一三
唐確慎公墓誌銘.....	八七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一一四
苗先麓墓誌銘.....	九〇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一一七
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誌銘.....	九二	湘鄉昭忠祠記.....	一二〇
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九四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記.....	一二二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九六		
.....	九八		
鄧湘臬先生墓表.....	一〇一		
隨州李君墓表.....	一〇二		
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	一〇三		
大界墓表.....	一〇六		
聖哲畫像記.....	一一一		
求闕齋記.....	一一二		
養晦堂記.....			

晉 濂 生 文 選 目 錄

詳註國  
學讀本  
曾滌生文選

雜著

原才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攬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也。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言不讐。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





賢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其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註】君之視之若主而聽其命令也。【撓】動搖也。【疾】速也。【讐】通酬。對也。【尸】居也。【元】最也。【一命】周制。任官自一命至九命。【天位】朝廷官位也。

## 序

###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爲芻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論鹽者三。論漕者三。論幣者二。論兵者三。通論唐以來大政者七。論明賦餉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絕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別之詞。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旣爲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懿辰。於是爲叙諸簡首。而歸諸其孤。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市廛。巫卜繕葺。天鳥蠱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邱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秉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

居其秦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任。江慎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書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彙之不可以苟。未及事。而齒髮固已衰矣。往者漢陽劉傳瑩。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筆宋賢間嘗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覈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韙之。以爲知言者徒也。未幾茶雲即世。臨絕爲先令處分後事。壹秉古禮。國藩旣銘其墓。又爲家傳。巖道漢學得失。主客之宜。藏諸劉氏之祔。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爲近。彼數子者。固漢學家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首篇。譏之已甚。其果有剖及毫釐千里者耶。抑將憤夫一二鉅人長德。曲學阿世。激極而一鳴耶。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茶雲同。其卒也。寄書抵余。以告永訣。亦與茶雲同。其自芻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紀略四卷。著書之多。與茶雲異。而其博觀而慎取則同。其嫉夫以漢學標揭也亦同。而立言少異。余故稍附證論。以明不忍死友之義。亦以見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僅余之私痛也。

【註】孫芝房名鼎臣字子餘。【咸豐】清文宗年號。【絕痛】極沉痛也。【病革】革本作輓。急也。言病危也。【周禮】一名周官。相傳爲周公所作。實餘則漢人僞造者。【杜元凱】名預。晉代人。【司馬氏】即漢太史公也。名遷。字子長。著有史記。【封禪】秦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曰封。秦山下小山上除地以祭地。報地之功曰禪。史記有封禪書。【平準】漢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以均天下之輸歛。貴則糶之。賤則糴之。平賦以相準。輸歸於京師。故曰平準。史記有平準書。【班范】謂漢班固及南北朝時宋之范曄也。固字孟堅。著前漢書。曄字蔚宗。著後漢書。【杜佑】字君卿。唐人。撰通典。【張子】名載。字子厚。宋人。世稱橫渠先生。【朱子】宋朱熹也。字元晦。【顧亭林】名炎。武明人。【江慎修】名永。清人。【秦樹澧】字蕙田。清人。【臆】備也。包括也。【漢學者】清代學者。分漢學宋學二派。所謂漢學者。即專以漢儒所言爲宗者也。【槩】削木爲牘以書文字者。西京雜記。揚雄懷鉛握槩。【莠】同椒。【筭】壓也。【覈】驗也。考事得實曰考覈。【絕】死也。【先令】卽今之遺囑也。【祜】宗廟藏主之石室。【良知】孟子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明王守仁本此說。演爲良知之學。【曲學阿世】漢韓固與公孫弘同被徵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謂爲邪曲之學。問以阿世附俗也。

### 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繩。

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會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莪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既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叙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常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考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穿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實。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

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旣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血死矣。余來建昌。聞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齋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歿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往復。亦時有流離之概。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况昆弟親戚之警。效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效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註〕姚姬傳名鼎。桐城人。清一代文豪。著有惜抱軒文集。爲桐城派古文之祖。〔方望溪〕名苞。

字靈皋。〔劉大櫟〕字耕南。號海峯。〔世父〕伯也。〔範〕南青。號叢鳩。〔江西詩派〕宋

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宗派之祖曰黃魯直。其次陳師道。凡二十五人。居仁其一也。〔箸〕

籍。箸同著。謂著名於籍也。〔先正〕猶前輩也。〔檀〕同禪。讓位也。〔私淑〕謂雖未受業。

而私心好之。繼承其學也。〔漸〕音尖。濡也。染也。〔洪楊〕清道光末洪秀全起兵反清。號太

平天國。楊秀清輔之。因曰洪楊。二人皆廣東花縣人。〔石城〕即石頭城也。今之首都。〔撰〕

杖。撰持也。禮撰杖屨。〔都講〕謂講師。〔兵燹〕燹火也。兵亂縱火焚燒。〔爬梳〕爬搔

而梳櫛之喻整理也。【物故】死也。【瘵】肺病也。音債。【竟】終也。【天殂】死也。【故】事也。【莊周】戰國楚人著有莊子。【醫欸】聲之輕者曰醫。音罄。重者曰欸。音概。

### 經史百家簡編序

自六籍燬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勸書祕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讐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青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義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句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朱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倣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藉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惟校讐之學。我朝獨爲卓絕。乾嘉間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遺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爲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爲簡本。以貽余弟沅甫。沅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間亦釐正其謬誤。評點其精華。雅與鄭並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弟子姪。啓發證明。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

【註】章句分其章節句讀也。【劉向父子】向字子政。歆字子駿。皆漢代人。【校讐】校對也。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讐。【劉勰】字彥和。南朝

梁人。【鍾嶸】字仲偉。南朝梁人。【句股】句同勾。即明清之八股也。股對偶名。【乾嘉】

乾隆與嘉慶也。爲清高宗及仁宗年號。【沅甫】名國荃。國藩弟。【乙】讀書以筆志其止處。

曰乙。【雅鄭】雅謂詩之小雅大雅。正聲也。鄭謂詩之鄭風。淫聲也。【要】平聲。請也。強也。

### 國朝先正事略序

余嘗以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爲歎憾。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衍石給事儀吉。做明焦  
鏞獻徵錄。爲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  
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册者。不可復覩。同治  
初。又得鄒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爲先正事略。於是知錢氏頗  
有造述。不僅鈔纂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  
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汴水。次青成業於湖湘。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  
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闕也。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  
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勃起。俊彥雲屯。焜耀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  
止。惟周之文王。暨我聖祖仁皇帝。乃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  
以消。東周多士濟濟。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  
聖祖之教。此孔思戾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  
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峻不  
能方其專。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躡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並隨齋齋鹽而不御。年逾六

十。猶扶病而力行之。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輿、歷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字、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創立新法。別啓津途。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然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皆聖祖教育而成。誰曰不然。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益遠矣。而將帥之乘運會立勳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也。如次青者。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難相依。備嘗艱險。厥後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論者或咎國藩執法過當。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學。奪治兵之日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朝廷量予褒省。當時雖爲吏議所格。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中告成。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未有堅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邪。發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矜練歲年。慎褒貶於錙銖。酌羣言而取衷。終成聖清巨典。上躋周家雅頌。誓誥之林。不尤足壯矣哉。

【註】焦竑字弱侯。著獻徵錄。共一百二十卷。探明一代名人事蹟。起洪武迄嘉靖。【應溥】字子

密。【同治】清穆宗年號。【纂】同撰。【閱】經歷也。【沫】止也。【成康】周成王康王也。

【洎】同暨。及也。【東周】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遂稱東周。【康熙】清聖祖年號。



【雍】即雍正。清世宗年號。【方】比也。【奇門壬遁】謂奇門、六甲、及遁甲也。三者皆卜筮之術。【道】即道光。清宣宗年號。【葉】世也。【莊生】即莊周。【右】重也。【起家】罷官後再起爲官也。【錙銖】皆古衡名。悉輕微之數。

### 衡陽彭氏譜序

吾少時讀家譜。曾子十五世孫據。以關內侯避王莽之亂南遷。爲南州諸曾之祖。私怪據事蹟不見於他書。舊譜於何取徵。後讀歐陽文忠公集。見其答曾子固書。亦以關內侯據爲疑。引史例以諷之。乃知吾曾氏本據爲始遷之祖。相沿且千歲。由來舊矣。歐陽公譜牒之學。號爲精審。然其所著唐宰相世系表。於巨族旣推其本源出於某帝某王。又歷敘漢世名賢。如琅琊王氏。已稱出周靈王子晉之後。而又敘王吉王駿之系。關隴蕭氏。已稱出帝嚳之後。而又敘蕭何望之之系。相承不絕。如屈伸指而數庭樹。略無參稽猶豫之辭。公嘗譏司馬遷不能闕疑。後人又譏歐陽氏不善闕疑。所謂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也。君子慎度身世。信諸心。則蒙大難決大計而不懼。未信諸心。則雖坦途而不肯輕試。其於臨文亦若是焉可耳。衡陽彭雪岑侍郎。以諸生從戎十有三載。肅清長江。克名城以百計。蹙巨寇於金甌。當其提挈飢軍。出入鋒鏑。誓不與此賊同戴三光。天下稱爲烈士。及夫勳勞日著。朝廷授爲安徽巡撫。授爲漕運總督。皆屢疏固辭不拜。退然若漆雕之內不自信。卒不輕於一試。又何慎也。同治四五年間。東南大定。侍郎與其宗長老。修訂彭氏家譜。彭氏本貫江西之泰和。至明世有曰聲揚者。始遷於衡。其後八傳曰步南者。肇修譜牒。我朝康熙中再修之。道光十三年。侍郎之考贈光祿君三修之。及是四

次修纂。族之材俊子弟。奮迹師中。積功累伐。珥貂相望。簪紱雲興。皆著於錄。彭氏日益光大矣。其系表斷自聲揚公。凡前世達人。暨同姓異望之顯者。別爲一編。不與本宗相淆。蓋凜凜乎闕疑之誼云。國藩之先世。亦自江西遷居衡陽。至明季更遷湘鄉。而祠廟今尚在衡。與彭氏擊柝相聞。墟煙相接。曩者不揆愚陋。嘗慨然欲重修家譜。述其可知者。而差其可疑者。區爲別錄。不求盡合於歐曾大儒。但求於吾心。久困兵閒。未遑執簡。感侍郎急於先務。故爲之序。以答其請。因抒余之夙懷。

【註】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歐陽文忠公】名修。字永叔。宋代人。【曾子固】名鞏。宋代人。【譜牒】氏族之譜也。【唐宰相世系表】歐陽修撰新唐書表列書中。或云表爲呂夏卿所撰。舊例奉敕修書。止署官高一人名銜。呂官不及歐陽。故題歐陽名。【巨族】大族也。【子

相】即王子喬靈王太子。【王吉王駿】吉字子陽。駿字子漢。代人。【蕭何望之】何漢高帝丞相。封鄼侯。與張良韓信稱三傑。望之字長倩。漢元帝時爲太傅。爲宦官弘恭石顯所陷死。【猶

豫】獸名。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彭雪琴】名玉麟。【陪】仆也。【巨慙】大惡也。此指太平天國洪楊言。【漆雕】孔子弟子名開。字子啓。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窳】同擻。【珥貂】謂插貂也。漢中常侍之冠皆插貂尾。後世用以稱顯者。【簪紱】古代有官者所用之服飾。故後世亦用以稱顯者。【歎】足也。【抒】取出也。

### 湖南文徵序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爲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

語文事。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即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晝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腑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啟塗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調。一物之制度。辯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況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

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蒐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文以究達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尙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註】齒年歲也。

【縛】繁重也。

【排比】對句也。

【婀娜】柔美貌。

【韓李】唐韓愈及李翱也。

韓、字退之、李字習之。

【駢體】對偶之文。又稱四六。

【歐陽曾王】即宋歐陽修、曾固、王安石

也。王字介甫。

也。王字介甫。

【鄒魯】孔孟也。

孟子生於鄒。孔子生於魯。

【薄】音博。迫也。

【苗】種族名。本

爲中國之主人。後漢族由西北侵入。苗遂衰。

【屈原】名平。戰國楚公族。

【離騷】屈原所作。

爲後世詞賦之祖。

【周子】宋人名敦頤。字茂叔。

【說文】漢許慎著。專以研究字之體義者。

### 朱慎甫遺書序

瀏陽朱君文煥所爲書。曰易圖正旨者一卷。曰五子見心錄者二卷。曰從學雜記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爲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游衍而不得所歸。張己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羣流附和。堅不可易。有宋諸儒周程張朱之書。爲世大詬。間有涉於其說者。則舉世相與笑譏唾辱。以爲彼博聞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以自蓋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朱君自弱冠志學。則已棄舉子業。而惟有宋五子之求。斷絕衆源。歸命於一。自六經之奧。百氏雜家有有用之言。無不究索其終。折衷於五子家。貧。負母渡河。招徒授學。取其入以爲養。養則獨膜。身有饑色。或勸以稍

易其途。從事於時世所謂辨物析名梳文櫛字之學者。足以傾賊耳目。植朋廣譽。君笑曰。吾於科目。且棄而背之矣。其又屑覬彼邪。卒以不顧。日抱遺訓。以自鑄其躬。繩過無小。克敬以裕。闡然至死而不悔。嗚呼。君之於學。其可謂篤志而不牽於衆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粹言春秋本義三傳備說諸篇。今都不可見。其僅存者。又或闕殘。難令完整。其易圖正旨。推闡九圖之義。與德清胡渭寶應王懋跋氏之論不合。山居僻左。不及盡睹。當世通人成說。小有歧異。未爲類也。予既受讀終篇。因頗爲論定。以貽鄉人知觀感焉。

【註】周程張朱。宋周敦頤、二程、張載及朱熹也。二程。一爲程顥。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一爲程頤。

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性理】宋儒專言性命理氣。故曰性理。又曰理學。【腆】喜也。【概】

同駭。【覩】音冀。窺視也。【鑄】音駿。雕琢也。

### 黃仙嶠前輩詩序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感。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器與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君子不深譏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於事業。末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當於語言文字。抑又末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齒諸有亡者也。昔者嘗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章琢句。篤老而不休。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觀昌黎韓氏稱之。則曰流落人間者。太山一豪芒。而蘇氏亦曰。此老詩外大有事在。吾乃知杜氏之文字。蘊於

胸而未發者。殆十倍於世之所傳。而器識之深遠。其可敬慕。又十倍於文字也。今之君子。秋毫之榮華。而以為喜。秋毫之摧挫。而以為懼。舉一而遺二。見寸而昧尺。器識之不講。事業之不問。獨沾沾以從事於所謂詩者。與旦而綴一字。抵莫而不安。毀齒而鉤研聲病。頤童而不息。以啞嚅蹇淺之語。而視為鐘彝不朽之盛業。亦見其惑已。松滋黃仙嶠先生。質直而洞豁。泊然聲利之外。觀察於滇南吏剔。其奸民宜其隱。於古人所謂器識事業者。亦既近而有之。間以其餘發為詩章。又能棄故攬新。約言豐義。而先生曾不以自鳴。退然若無以與於古者。人之度量相越。為閔為隘。為謙為盈。不可一二計也。國藩既受而卒讀。因為擇其尤善者。得若干首。俾錄而存之。世有終其身以治詩自名。而志趣或未廣者。觀先生此編。亦將內慙。而有以自擴也夫。

〔註〕【杜甫】字子美。唐人有詩聖之目。【追章琢句】追音堆。追琢猶雕琢。詩追琢其章。【篤老】

老甚也。【豪芒】極纖細也。【蘇氏】宋蘇軾也。字子瞻。世稱東坡先生。【沾沾】滿足也。

【莫】即暮字。【毀齒】言易乳齒之時。白虎通。八歲毀齒。始有知識。【聲病】平仄聲調之不

洽也。【頤童】老人頭禿也。【啞嚅】小兒語聲。【觀察】清代稱道臺曰觀察。

### 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詩序

善化唐太常先生。以道光丙午致仕還湖。明年年七十矣。五月五日。實初度之辰。六安吳君廷棟始為寄懷詩。略寓詩人戩殺俾臧之義。既而師宗寶君埈及某君某君皆踵為之。凡得詩若干首。大抵惜繼見之不可常。頤長者之多祉。先生之姊子黃君兆麟與其弟倬命國藩為之序。竊嘗觀古之君子。其載

德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帥而掖之。而後後者有所階而進。必有人焉輔而翼之。而後前者有所託而傳。水非水而不續。人非人而不承。蓋桐鄉張考夫先生之與。則有凌淪安何商隱沈石長諸子爲之附。太倉陸道威先生之起。則有盛聖傳陳確菴江藥園諸子爲之與。二先生之爲道。至寂寞也。而諸子者相從於大奠元音之際。殆於邈世不見。稱而無怨。彼各有其志爾。唐先生之內召爲太常卿也。以道光庚子。僦居於內城之西南分聽臺四之一。爲讀書之室。裒得周尺之步。廣半步耳。自國藩之修。候。或月一至。或再三至。未嘗不見先生手一編危坐其中。他人見者亦然。此所謂寂寞者非邪。民之情好聲利而惡澹泊。淺者趨死祿仕。深者博文多藝。獵取浮譽。亦足以降其好勝之私。先生爲外吏二十年。蕭然無貲積以自存。既當世之所謂迂闊。而其爲學也。又惟自治其身心之急。或不沾沾於文藝之短長。以故士之驚才技而競聲稱者。亦罕過而勤焉。而吳寶諸君子。獨相尋於澹泊。究道而考德。夙參而莫造。既其遠離。而作爲詩歌以抒懷想。斯豈曩者凌淪安何商隱及沈盛陳江之儔邪。何其篤也。自明代以來。年齒至五十以上。則人多爲詩以祝之。諛媚殆於亡等。又有所謂壽序者。余昔書歸有光文集。已深誣其陋。其他則又不足議。今諸君子。既舍聲利而別有所向。而其爲詩。又約旨斂辭。頌無溢量。豈不本末並茂。不與人人同料者哉。於是畢讀而序之。世有達於文體之君子。庶終覽焉。

【註】唐鏡海名鑑。太常官名。秦置。秦常。漢更名太常。掌宗廟禮儀。初度楚辭。皇覽揆余

於初度兮。後世因稱生日曰初度。【戩戩】戩盡也。戩善也。詩。俾爾戩戩。戩音翦。【師宗】雲南縣名。【張考夫】名履祥。明人。【凌淪安】名克真。【沈石長】名磊。【陸道威】名世儀。

號梓亭。清人。與陸隴其並稱二陸。【盛聖傳】名敬。號寒溪。【陳確庵】名瑚。字言夏。【江  
樂園】名士韶。字虞九。【傲】租賃也。【聽事】即廳也。【表】南北曰表。【廣】東西曰廣。  
【夙參】夙晨也。參謁也。【莫造】莫同暮。造音憶。至也。【亡等】謂忘其等級也。【歸有光】

字熙甫。明一代文豪。有震川集。

### 送郭筠仙南歸序

凡物之驟爲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覽而易盡者。其中無有也。郭君筠仙與余友九年矣。卽之也。溫挹之常不盡。道光甲辰乙巳兩試於禮部。留京師。主於余。促膝而語者四百餘日。乃得盡窺其藏。甚哉人不易知也。將別。於是爲道其深。附於回路贈言之義。而以吾之忠效焉。蓋天之生材。或相千萬。要於成器以適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視尤小者則優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於用。君子則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視尤大者則細矣。苟尤大者不利於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則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賦大始。人作成物。傳曰。人不天不困。天不人不成。不極擴充追琢之能。雖有周公之才。棄而已矣。余所友天下賢士。或以德稱。或以藝顯。類有以自成者。而若筠仙躬絕異之姿。退然深貶。語其德者無可名。學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猶若鉏鋤而不安。其無所成者與。匠石斲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徑尺之材以爲榱桷。不閱日而成矣。及至伐連抱之榱桷。爲天子營總章太室之梁棟。經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愈大。就之愈艱。淺者欲以一概律之。難矣。且所號爲賢者。謂其絕拘羣之見。曠觀於廣大之區。而不以尺寸繩人者也。若夫逢世之技。智足以與時物相發。力足以



與機勢相會。此則衆人之所共覩者矣。君子則不然。赴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勤錯。迕遲久而後進。誅而積寸而累。既其純熟。則聖人之徒。其力造焉而無扞格。則亦不失於令名。造之不力。歧出無範。雖有瓊質。終亦無用。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萑稗。誠哉斯言也。筠仙助哉。去其所謂扞格者。以漸至於純熟。則幾矣。人亦病不爲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達於時軌。是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註〕郭筠仙名松濤。

〔促膝〕省覽周環。尉同促膝。見梁昭明太子文。

〔回路贈言〕禮子路去

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

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鉅鑿〕卽齟齬。相拒也。〔匠石〕匠人名

石。見莊子。〔椽桶〕椽也。〔總章太室〕總章。天子大寢名。太室。天子廟室。〔瘡〕同愈。

〔錯注〕交雜也。〔扞格〕扞音汗。扞格。齟齬而不相合也。

### 送劉椒雲南歸序

聖人之異於衆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天之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職言動。心職思。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官爲不法。可以視窮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達者。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爲不稱。其於口體心思也亦然。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好之。罪又甚焉。聖人者宜軌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離於人倫。殺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漸無不斷。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公之所以爲周。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其不

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爲學者。吾惑焉。耳無真受。衆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真悅。衆目之所注亦注之。奸視而回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賓異矣。爲致据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爲詞章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強有力者之手口。羣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課述而責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曾不數紀。風會一變。蕩然漸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爲羣意氣之所會。則又樵神悴力而趨之。均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衆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譽。竟死而不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漢陽劉君椒雲。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矣。而所以擴充官骸之用。又將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余猶懼其敝身心以役於衆好也。於其別也。書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前二說者之流。而奔命於衆好之場者。又因以自矻焉。

【註】「濫」失實曰濫。【淫】目流動邪視也。【離】附麗也。【殺】錯雜也。【以位以育】中庸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官司】心也。孟子心之官則思。【回】邪也。【賓】敬也。【奔命】盡力赴之也。【矻】以石刺病也。此借用。

###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吾湘鄉當乾隆時。人才殷盛。鄧筆山爲雲南布政使。羅九峯爲禮部侍郎。而謝薊泉先生爲御史。三人者皆起家翰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時和坤柄國。聲張勢厲。家奴乘高車橫行都市。無所憚。御史君巡城遇焉。梓之出而鞭之。火其車於衢。世所稱燒車御史者也。其後二十餘年。御史君之子果堂。以河

南令卓薦召見。上從容問曰。汝卽燒車御史之子乎。不數月。遷四川知府。又十餘年。而謝吉人邦鑑。復以進士出爲江南令。吉人御史君之孫。而知府君之弟之子也。將之官。其常所酬酢者。或爲詩送之。吉人乃索予爲序。而乞言以糾其不逮。於是拜手告曰。子今長人矣。四封之內。尊無與二。堂上頤指。堂下趨者百人。所識窮乏。仰而待命。設館以延賓友。貌敬而情離。卽有不善。彼所謂趨者待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諫。或諫焉而不力。吾以其身巍然處於衆人之上。而聰明識量。又誠越而倍之。前有唯後有諾。於是予聖自雄之習。囂然起矣。而左右之人。又多其術以餌我。內之傲者日勝。外之欺者日衆。茲其所以舛也。昔者宓子賤治單父。孔子曰。子何施而衆悅。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魯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東漢龐參爲漢陽太守。先候隱居任棠。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抱兒孫伏戶下。參會其意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故古人之學。莫大乎求賢以自輔。小智之夫。矜己而貶物。以爲衆人卑卑。無足益我。夫不反求諸己。而一切掩他人之長。而蔑視之。何其易與。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又。謂求賢而終不能得者。非篤論也。今震澤宰左君青峙。吾湘鄉之賢者也。任俠而不矜。諸事而不計利害。子往試求之。必有所以益子者。友仁以礪德。利器以善事。既以上繩祖武。又以紹諸鄉先輩之徽。無棄爾輔。員於爾輻。青峙子之輔也。抑吾聞江南爲仕宦鱗萃之邦。或因青峙而得盡交其賢士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註】和坤字德齋。清高宗幸臣。【梓】提也。【火】燒也。【卓薦】官吏有政績。則特薦於朝。名

曰卓薦。【之】至也。【頤指】謂以面目示意也。【唯】音帷，上聲，應之速也。【舛】壞也。

【宓子踐】孔子弟子，名不齊。【樂正子】名春，孟子弟子。【龐參】字仲達。【強宗】土豪劣紳也。【騰】法也，靡臉也，謂不法也。【繩】繼也，詩：繩其祖武。【員】音雲，蓋也。

### 送周苻農南歸序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遠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殺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尙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殺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爲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數百千年，無敢易其說者，所從來遠矣。國家承平，奕禩，列聖修禮，右文，碩學鴻儒，往往多出康熙雍

正之間。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屬。號爲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爲無類。純皇帝武功文德。壹邁古初。徵鴻儒以考藝。開四庫館以招延賢儒。天下翕然爲浩博稽覈之學。薄先輩之空言。爲文務闕麗。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時郎中姚鼐息影金陵。私淑方氏。如碩果之不食。可謂自得者也。沿及今日。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求如天游齊燾閔麗之文。闕然無復有存者矣。聞者吾鄉人。凌君玉垣。孫君鼎臣。周君壽昌。乃頗從事於此。而周君爲之尤可喜。其才雅贍有餘地。而奇趣遞生。蓋幾於能者。夫適王都者。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如周君之所道。進而不已。則且達於班氏。而不爲韓氏所非。又不已。則王都矣。周君以道光乙巳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值皇太后萬壽。天子大孝。錫類臣下。得榮其親。將奉誥命以歸觀。出所爲文示余。余乃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假贈言之義。以爲同志者助。嗟乎。區區而以文字相討論。是則余之陋。而不賢者識小之類也。

【注】奇音基。單數也。

【偶】雙數也。

【該】包也。

【殺】雜也。

【蔡邕】字伯喈。東漢人。

【潘

陸沈任】潘岳字安仁。陸機字士衡。皆晉人。沈約字休文。任昉字彥昇。皆梁人。【茅坤】號鹿

門明人。【奕禩】言世次相續也。禩同祀字。【魏禧】字冰叔。號叔子。【汪琬】字茗文。號鈍

庵。又號羨峯。【姜宸英】字西溟。【類】疵也。音來。【鴻博】唐宋時開博學宏詞科。清康熙

乾隆時曾兩舉之。【四庫館】清乾隆三十七年。開四庫全書館。徵求天下書籍。統計十六萬

八千餘冊。【胡天游】字稚威。號雲持。【邵齊燾】字荷慈。【孔廣森】字搗約。【洪亮吉】

字稚存。號北江。錫類詩。孝思不匱。永錫爾類。

### 送唐先生南歸序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與凡民之秀者。皆上之人置師以教之。於鄉有州長黨正之傳。於國有師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師之任。其所擇大抵皆道藝兩優。教尊而禮嚴。弟子摠衣趨隅。進退必慎。內以有所憚而生其敬。外緝業以與其材。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謂也。周衰。教澤不下流。仲尼千諸侯不見用。退而講學於洙泗之間。從之游者如市。師門之盛。振古無儔。然自是人倫之中。別有所謂先生徒衆者。非長民者所得與聞矣。仲尼既沒。徒人分布四方。轉相流行。吾家宗聖公傳之子思孟子。號爲正宗。其他或離道而專趣於藝。商瞿授易於馯臂子弓。五傳而爲漢之田何。子夏之詩。五傳而至孫卿。其後爲魯申培。左氏授春秋。八傳而至張蒼。是以兩漢經生。各有淵源。源遠流歧。所得漸纘。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紹孔氏之絕學。門徒之繁。儼於鄒魯。反之躬行實踐。以究羣經要旨。博求萬物之理。以尊聞而行知。數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藝則漢師爲勤。言道則宋師爲大。其說允已。元明及我朝之初。流風未墜。每一先生出。則有徒黨景附。雖不必束修自上。亦循循隅坐。應唯敬對。若金許薛胡陸稼書張念芝之儔。論乎其德則闐然。諷乎其言則翌然而當理。考乎其從遊之徒。則踐規蹈矩。儀型鄉國。蓋先王之教澤。得以僅僅不斬。頑夫有所忌而發其廉恥者。未始非諸先生講學與羣從附和之力也。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誠珍之也。今之世。自鄉試禮部試舉主而外。無復所謂師者。間有一二高才之士。鈞稽故訓。勸稱漢京。聞老成倡爲義理之學者。則罵譏唾侮。後生欲從事於此。進無師友之

援。馭犯萬衆之嘲。亦遂卻焉。吾鄉善化唐先生。三十而治洛閩之學。特立獨行。詬譏而不悔。歲庚子。以方伯內召爲太常卿。吾黨之士。三數人者。日就而考德問業。雖以國藩之。不才亦且爲義理所薰蒸。而確然知大闕之不可踰。未知於古之求益者何如。然以視乎世之貌敬舉主。與厭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丙午二月。先生致仕得請。將歸老於湖湘之間。故作師說一首。以識年來嚮道之由。且以告吾鄉之人。苟有志於強立。未有不嚴於事長之禮。而可以成德者也。

【註】宗聖公曾參也。【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商瞿】孔子弟子。字子木。魯人。受易孔子。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馭臂子弓。【田何】字子莊。【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孫卿】姓荀。名況。戰國時大賢。著有荀子。【申培】漢魯人。少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左氏】即左邱明。作左傳者。【張蒼】漢相。【金】即金履祥。【許】名衡。字平仲。號魯齋。元人。【胡薛】名瑄。字德溫。明人。【胡】名居仁。字叔心。亦明人。【陸稼書】名隴。其清人。【張念芝】即張履祥。【舉主】凡被舉擢官。於誥命署舉主姓名。他日不如舉狀。則連坐之。

### 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今天下郡縣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強齊之耳。任蚩蚩者自爲喙息喜怒。一不顧問。至其犯法。小者桎梏。大者棄市。豪強者漏網。弱者糜爛。苟以掩耳目而止。原國家所以立法之意。豈爾爾哉。蓋亦欲守土者日教民以孝弟仁義之經。不率而後刑之。其率教而有文者。則以進於學。使者而登之庠序。既登之矣。則以授於校官。而常飭之。故古者飲射讀法。在今日則守令之職。而今之學政也者。不過因文藝以別

羣士之優劣。因士之優劣。以知守令教民之勤惰。故巡撫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養民之善與否也。學政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教民之善與否也。承平既久。法意寔失。郡縣有司。不知三物爲何事。而教民之任。獨以責之學政與校官。而所謂校官者。類多衰病晚暮之徒。其祿不足自贍。往往與學官弟子爭錐刀之末。不特不克助宣教化。或轉語以蔽學政之耳目。彼學政者。孤懸客寄於一行省之中。守土者皆貌敬而神拒之。日儻精於文字。而角機智於千百詭弊之場。而欲以餘力教民以仁義孝弟之經。其不亦難矣哉。然則如之何而可。弊之除也。先其甚者。利之興也。先其易者。其可矣。自功利之說中於管。管者求速化之方。束髮而敝精於制藝。窮老而不休。六經至不能舉其篇目。何有於他書。今欲稍返積習。莫若使之姑置制藝。而從事經史。獎一二博通之士。以風其餘。於覆名扁試之外。別求旁搜廣采之術。凡郡縣莫不有書院。大率廩給其才者。而緡其不能者。名曰膏火。所以濟學校之不及也。學政下車之始。則牒各縣令曰。明年吾視某縣學。當以某經試士。能背誦否。某史試士能言否。其爲我播告偏隅。咸使知之。牒校官曰。吾按臨之始。每縣當選諸生廿人說書。有不至。惟女爵。及其按郡招諸生來前。果使背誦某經。說某史。某卷。大指能誦說者。予以書院之廩資。尤能者倍之。三之。尤能者牒送省會之書院。亦倍其廩資。其不能者。廩生削其餼。附生懲辱之。每縣試以三四人。則餘者懼矣。自六經外。如史漢莊騷說文水經文選宋五子及杜韓歐蘇曾王專集之屬。每縣使習一部焉。歲試使習者。科賦則易之。覆名試以制藝。以彰朝廷之公令。面試說書。以鳴使者之私好。二者並行而不悖。皆善矣。則拔而貢之。成均。使彼邦之人。曉然知吾好博通之才。庶幾由文以溯本。舉一以勸百。然後孝弟仁義之



教可以漸而興也。乘傳所經之地有書院焉。則入而詔諸生以大義。彼邦有縉紳多聞者。則禮而薦之。爲郡縣書院之長。於是其亦可以樹之風聲矣。同年友江君小帆之視湖北學也。所以講求職思者甚備。余乃別思一搜采之術。無啟弊之竇。而有補教之旌者。於是以淺淺之說進焉。

【註】強勉強也。【齊之】使之齊一也。【桎梏】刑具。桎在足。梏在手。桎音鶴。【棄市】死罪也。

【飲射】謂鄉飲酒鄉射禮也。【讀法】周禮。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嫺有學者。

【三物】六德、六行及六藝也。六德。謂知仁聖義忠和。六行。謂孝敬睦相任卹。六藝。謂禮樂射御書數。【錐刀之末】喻微利也。【餽】探取之也。【角】比較也。【膏肓】心膈之間。左傳疾不可爲也。在膏之上。膏之下。

【風】樹之風聲也。【書院】唐明皇置麗正書院。集文學士。宋

時有白鹿石鼓應天嶽麓四書院。明則爲講學之地。清末以此課應試文字。【膏火】蘇軾詩。

十年讀書費膏火。按此指書院之津貼考課生之費。【餼】科舉時代。有廩膳生員。明時生員

類少。皆有廩膳。其後添設增生附生。清因之。廩糧。每生給銀四兩八錢。餼即廩糧也。【水經】

漢桑欽撰。後魏酈道元注。【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選錄。奏漢三國以下各朝之詩文。計有

六十卷。【歲試】舊制各省學政。周歷各府州。考試生員而等第之。謂之歲試。三年一次。【

科試】考試欲應鄉試之生員。謂之科試。亦三年一次。【成均】國學也。【乘傳】急車也。

【淺淺】小也。

### 孟子要略序跋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某雲。傳聲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攷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勳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覈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即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註攷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某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文會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掇零拾墜。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蒼諸子之書。罔羅以彌遺恨者。是吾某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

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既尊奉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割斷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造自得。則夫泳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逢其原。參伍錯綜。而各具條理。雖以國藩之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衝決頓倒之爲病。則其犁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既承亡友劉君遺令。爲之排定付刻。因頗做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獨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心也。夫曾國藩又識。

【註】【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時大賢。【朱氏】清朱彝尊也。字錫鬯。號竹垞。撰經義考三百卷。

年譜】用編年法紀載一人生平事實。【美】晉焦。【金仁山】名履祥。字吉甫。宋代人世稱爲仁山先生。【許叔重】名慎。漢人。【余隱文】宋人。【耆】同嗜。【罔羅】罔同網。謂搜集也。【學官】學校之官舍也。【陸氏】唐陸德明也。名元朝。撰經典釋文三十卷。【晁說之】字以道。宋人。【近思錄】宋朱熹呂祖謙同撰。凡十四卷。

書歸震川文集後

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文。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高烝烝諸篇。漢有河梨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有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未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爲抑揚吞吐。情韻不置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颺漭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曰海濤者也。神乎昧乎。徒詞費耳。然當時頗有苗軌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聞見廣此情志。淵得師友以輔翼。所謂回不竟此哉。

【註】曾南豐。即曾鞏也。【王半山】即王安石。【崧高烝烝】詩大雅篇名。崧高。周尹吉甫送申伯之詩。烝烝。尹送仲山甫之詩。【河梁】李陵與蘇武詩。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六朝】

三國吳、東晉、及南朝之宋、齊、梁、陳也。【駢拇枝指】莊子。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乎德。駢拇謂足拇指也。連第二指枝指。手有六指也。【芥舟】莊子。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蹠浮】牛馬足跡中之水也。【苗軋】歐陽修知貢舉。舉子劉幾好爲險怪之文。曰天地軋萬物苗。聖人發。修斥之。苗軋。言文句生梗也。【齊梁】南北朝時南朝之蕭齊及蕭梁也。是時文多偶語。近於雕琢。後世謂雕琢之文曰齊梁。【則】法也。【詣】至也。

### 鈔朱子小學書後

右小學三卷。世傳朱子輯。觀朱子癸卯與劉子激書。則是編子激所詮次也。其義例不無可善。然古聖立教之意。蒙養之規。差具於是。蓋先王之治人。尤重於品節。其自能言以後。凡夫灑掃應對。飲食衣服。無不示以儀則。因其本而利道。節其性而不使縱。規矩方圓之至也。旣以固其筋骸。劑其血氣。則禮樂之器。蓋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大學。乃進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習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擴焉。故達也。班固藝文志所載小學。類皆訓詁文字之書。後代史氏率仍其義。幼儀之繁。闕焉不講。三代以下。舍估畢之外。乃別無所謂學。則訓詁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則訓詁文字者。亦又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繪事後素。不其然哉。余故錄此編於進德門之首。使羣弟子姓。知幼儀之爲重。而所謂訓詁文字。別錄之居業門中。童子知識未精。言有掣動。有法而蹈。非彜者鮮矣。是編舊分內外。內編尙有稽古一卷。外編嘉言善行二卷。采掇頗淺。近亦不錄云。

【註】小學。小學教教育也。【劉子激】名清之宋人。稱靜春先生。【蒙養】易。蒙以養正。聖功也。

卽小學教育也。【劑】調和之也。【估舉】禮學記。今之教者。呻其估舉。估。視也。舉。簡也。但吟誦所估視之簡牘。不能通其蘊奧也。【曷弟子姓】曷。同昆。曷弟。兄弟也。子姓。猶言子孫。【梟】亂也。【葬】法也。

### 書學案小識後

唐先生撰輯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旣畢役。乃謹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縫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奠。日月星辰之紀。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咸若。灑掃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恣。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賢。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卽物而窮理。卽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宋子一家之剗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間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願涇陽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浩薄。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鈎研

詰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名曰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勤家養親。迹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爲無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朝崇儒重道。正學翁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詭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鉅公碩學。頃領相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唐先生於是輯爲此編。大乎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采擇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蔽。則皆釐而剔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廢人人心。而無異辭道。不同不相爲謀。則亦已矣。若其有嗜於此而取途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聞道自標。無以方隅自囿。不爲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爲善之志也。

〔註〕學案紀載諸人學術源流之書。明黃宗羲有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此則專載清代。爲唐鑑所撰。付梓梓木名。用以刻字者。付梓卽付刻也。健順五常。乾健也。坤順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二儀指天地也。紀曾也。咸若若順也。權度量輕重之器。度量短之器。絜度量也。周公名曰文王之子。顏淵孔子弟子名回。陸象山宋人名九淵。字子靜。王氏明王守仁字伯安。支離莊子支離其形者。猶不足全其天。况支

離其道者乎。【日巧】禮。日巧之室。則有奧阼。【高景逸】明代人。名攀龍。字存之。【顧涇

陽】明代。名憲成。字叔時。【惠定宇】名棟。清人。【戴東原】名震。清人。【河間獻王】漢

景帝之子。名德。【顏習齋】名元。明代人。【李恕谷】名塋。字剛主。明代人。【許行】戰國時

人。創並耕之說。【因噫廢食】淮南子。有以噫死而禁天下之食。則悖矣。【陸子】名隴其。

【張子】卽張考夫。

### 書儀禮釋官後

侍郎胡君季暉。重刻其曾祖王父樸齋先生所著儀禮釋官寄示闕藩。屬爲識於簡端。余嘗從皇清經解中得讀此書。竊識崖略。先生治禮。崇信鄭氏。而於鄭說之歧誤者。亦不苟爲附和。如燕禮宜以膳宰爲主人。而辨注釋爲宰夫者之非。司空卽周禮之宮人。而指注比於小宰者之失。左右正卽僕從之官。若書之左右攜僕。詩之膳夫左右。而證注中稱樂正。僕人正者之謬。特牲士有私臣。而歎注謂士無臣者之疏。其說既允矣。至於曲證旁通。往往卽一事而洞見本原。先王之制禮也。因人之愛而爲之。文飾以達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義。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先生以爲士喪既夕二篇。所言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家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皆公家之臣。來執事者也。又以爲諸侯之官。其爵必降等於天子。聖人別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間。使周之諸侯。遵而守之。何至有僭越而至六卿稱縣公者。由前之說。則臣下之喪。君旣臨其小斂。又遣官助其百役。有若家人骨肉。槍側纏綿。由後之說。則侯國之百職庶司。不敢毫髮僭擬於天王。恩誼之篤如彼。名分之嚴若此。此皆禮之精意。祖仁本義。又非僅考覈

詳審而已。儀禮一經前明以來幾成絕學。我朝鉅儒輩出。精詣鴻編。遞相映蔚。而徽州一郡尤盛。自婺源江氏永。輻起爲禮經大師。而同邑汪氏紱。休寧戴氏震。亦皆博洽爲世所宗。其後歙縣金氏榜。凌氏廷堪。並有纂述。無慙前修。先生世居績溪。與諸儒地相比。時相接。其入國史儒林傳。列於江氏汪氏之次。而哲孫培輩。又能紹其家學。著儀禮正義。蒼萃羣言。衷於至當。徽州爲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而胡氏世傳禮教。故家文獻。縣延無替。亦足使篤古之士。低徊而興慕也。

【註】儀禮】古代習禮之書。【曾祖王父】爾雅。父之考爲王父。曾祖王父。即曾祖。【皇清經解】

清道光間阮元編輯。共一百八十八種。光緒間王先謙又輯皇清經解續篇。共二百九種。

【鄭氏】漢鄭玄也。字康成。【六卿】六軍之將。即周禮之太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

大司空也。平時各任其職。臨事則爲軍將。春秋時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晉六族范、中行、知、趙、

魏、韓六氏。皆世爲晉卿。稱六卿。【縣公】春秋時楚僭稱王。其縣大夫稱公。【江永】字慎修。

清人。戴震之異。得力於永爲多。世稱江戴。【汪紱】字燦人。【金榜】乾隆時狀元。字輔之一。

字蕊中。【凌廷堪】字次仲。【前修】即前輩也。【儒林傳】太史公作史記。有儒林傳。自後

史書皆有之。專以記文學而有德行者。

### 書王雁汀前輩勃海圖說後

書孔氏疏云。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杜氏通典云。青州之界。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而胡氏渭曰。漢武所開樂浪元菟二郡。乃古嵎夷之地。嵎夷義和所宅。朝鮮箕子所封。皆應在青州。



域內。不僅遼東而已。據此數說。則禹時青州。踰海而兼營州之地。理若可信。齊召南氏所謂勢固自然者也。前明遼東都指揮使。隸於山東布政司。明初遼東土子。尙附山東鄉試。厥後以渡海之艱。改附順天。而遼東各州衛隸於山東。則終明之世不改。蓋亦猶上古之青州兼轄營州云爾。我朝定宅燕京。與明代同。而遼左爲陪都重地。則與前明之二州二十五衛。視同羈縻者。輕重迥別。故勃海之襟帶。旅順之門戶。視前世猶加慎焉。雁汀先生之意。欲於隍城石島之間。駐水師將領一員。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內以防盜匪之狙伏。外以懼夷人之闖入。可謂謀慮老成。操之有要者已。道光二十九年。御史趙東旂建登州設立水師之議。宣宗成皇帝下其事。令兵部軍機處會議。當事者以迹近更張。格而不行。國藩時承乏兵部。頗知旅順要隘。宜別置嚴鎮。而不知康熙年間有嵩祝請登州水師巡哨金州鐵山之說。亦臻附和。未遑他議。今觀先生圖說所載實錄各條。知國家機務尤大者。列聖廟謨。皆已籌及之。苟能推行而變通。則收功不可紀極。故述前說以互證。亦以志余不學之恥焉。

【註】孔氏漢孔安國孔子十二世孫。杜氏唐人名佑撰通典。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

郡、邊防八門。上溯唐虞。下暨唐之天寶。凡二百卷。三韓朝鮮南部之地。曰馬韓。辰韓。弁韓。

【耦夷】書耦夷既略。謂東表之地。義河書。分命義仲。乃命義和。義氏和氏。唐虞時掌天地

四時之官。箕子名胥餘。商紂族人。周滅商。封箕子於朝鮮。營州古十二州之一。舜分

青州東北爲營州。今河北遼寧及朝鮮之地。齊召南字次風。號息園。清人。順天府名。

明建都北京。名順天府。清因之。今改稱河北。旅順地名。在遼東半島之南。黃海北岸之第

一軍港。清時與大連灣並租於俄。日俄戰後。又爲日本續租。【陰城石島】陰城澳。石島澳。皆內海軍港地。【軍機處】清世宗因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太和門外。慮泄漏事機。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處。其後凡內外要事。悉綜於軍機。清末併入內閣。【承乏】左傳。攝官承乏。言管理此職務也。【廟謨】朝廷之謀畫也。

### 復賀耦庚中丞書

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贖。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獨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游。稍乃粗識指歸。坐智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遂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抉剔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瘡。白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爲聘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護。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踏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覈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歸究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豫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衆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霑。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闡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

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倭良峯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吳竹如比部。天質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肫肫。陳岱雲行。已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柔。既開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偏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爲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書不宜盡。伏維垂鑒。

【註】賀耦耕名長齡。【管】無水之枯井也。【孔】洞也。【孔棘】甚棘手也。【厲階】禍始也。

詩。誰生厲階。【要路】作官之路也。【嚶嚶】志大言大也。【霽】屋水流也。【檉帖】即檉

聯。【倭良峯】名仁。以講道學自居。卒諡文端。【比部】刑部也。【皇華】詩小雅篇名。勞使

之作。【三拜】晉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按鹿鴻之三。即皇華篇。

### 致劉孟容書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鼎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杜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

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藕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溢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闔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覩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終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歿。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公穀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蘊。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

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揚金許薛胡之儔。其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私願。譬若以蛟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視盤誥之聲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績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論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歿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

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較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搆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註】劉孟容名容。號霞仙。【李杜】李白杜甫也。白字太白。【黃庭堅】宋人。字魯直。號山谷。

【近】音航。蹄也。【十翼】贊易文也。即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及卦。

【三古】即夏商周三代也。【伊萊】謂伊尹及萊朱也。皆商湯相。【召】即周代召公也。名奭。

【凡伯】周厲王卿士。【仲山甫】即樊侯。周宣王將。【刊】磨滅也。【公穀】漢公羊高及穀梁赤也。【列】名禦寇。戰國時人。著有列子。【賈】名誼。漢代人。【四科】德行。言語。政事。

文學。【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冉求】亦孔子弟子。字子有。【柱史】姓李。名耳。字伯

湯。諡曰聃。著有老子。爲周柱下史。【魯伶】名摯。爲魯太史。【九流】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

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鄭樵】宋人。字渙仲。【馬貴與】名端臨。宋人。【王應麟】字

伯厚。宋人。【游揚】皆宋人。游名酢。字定夫。世稱薦山先生。揚名時。字中立。世稱龜山先生。

【金】即金履祥。【許】即許衡。【薛胡】薛名暄。胡名居仁。【雕蟲】語見揚雄法言。言專弄

文墨也。【周濂溪】即宋周敦頤。【銖兩】皆權名。極細小之數也。【殿最】考課等第也。優

爲最。劣爲殿。【左袒】助也。【文】音問。撫節也。

答劉孟容書

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槁木之無情。亦不忍置若此。性本懶怠。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伸紙。以爲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乞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網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與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斷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

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鷓鴣不同棲。物所自具之分殊也。譬腹殺人。臯陶執之。舜負之。鯀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卽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卽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旣明。則當畢吾好惡。以旣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卽知卽行。格致卽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卽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而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龔磨。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無由底於達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餒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迺能求先王



之道。開學術之薈。甚盛。甚盛。此真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於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未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悖之言。非敢執塗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賤軀比薄弱不勝思。然無恙。閑室無恙。郭大棧吾舍。又有馮君卓懷課吾兒。都無恙。且好學。

【註】王氏謂王守仁。

【細縷】元氣醞釀也。易。天地細縷。

【鄉隣與同室殊】孟子。今有同室之

人鬥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隣有鬥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殺】去聲。滅也。中庸。親親之殺。【等】等級也。中庸。尊賢之等。【菴】五倍。【墨】名翟。主

兼愛之說。戰國時人著有墨子。【楊】名朱。主爲我之說。亦戰國時人。【瞽瞍】舜之父。【

皐陶】陶。音堯。唐虞時士師。【絳】夏禹之父。【衷】心中揆度也。【尤】過也。【奇零】奇

音基。餘數也。零。亦餘數。【逢原】孟子。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葑】障得光明之物。

【二陸】宋陸九齡九淵也。九齡。字子壽。【二張】宋張栻張載也。栻。字敬夫。學者稱南軒先生。

### 復彭麗生書

前承惠書。存唁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勗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叢慝。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殞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願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婪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痒疥。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途。至於求有補濟。則骯髒之性。將以方柄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鉏鍤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訪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年來飽更事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敘論。收召散亡之魂魄。被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卽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貯企。

【註】【唁】音彥。慰生者曰唁。【不孝】死父母者自稱不孝。【饕】貪財也。音滔。【骯髒】亦作抗。髒。高亢。婞直貌。【柄】木端之入孔處。孔也。【鉏鍤】與齟齬同。不圻人貌。【更】經歷也。

【羅羅山】羅澤南字仲岳。

### 復胡潤之書

頃奉手示。辱承厚贖。所以存卹不孝。甚周且摯。國藩以七月二十五。在安徽太湖縣途次。聞先慈大故。自維平日。亢心橋氣。隱隱虛名。宜干神譴。乃不降災我躬。而延禍吾母。尤用內疚。悔憾無窮。時以長沙被圍。匍匐閒行。於八月二十三抵家。卽以九月中旬。權厝先慈於居室後山。尙思另尋善地。稍竭微忱。臘月十三。忽奉幫辦團練之命。又聞武昌淪陷之信。義不敢潛身顧私。以自隣於退縮畏死者之所爲。遂於二十一日馳赴省垣。日與張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於萬一。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助。亦無日不屢稱台端鴻才偉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會合。以并紓桑梓兵後之餘慮。正月四日。石翁忽有權督兩湖之命。會垣局勢。爲之小變。今日之急。廓清土匪。可收實效。三四十年来。一種風氣。凡凶頑醜類。槩優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不知萬事墮壞於冥昧之中。浸漬以釀今日之流寇。豈復可閼弱寬縱。又令鼠子鋒起。聞台端剷除強暴。不遺餘力。鄙懷欲取爲伐柯之則。儻肯授我方略。時示成法。實爲厚幸。

【註】胡潤之。胡林翼字貺生。【賻】以財助喪也。【大故】死也。【匍匐】奔喪曰匍匐。【權】

暫且也。【厝】以棺入土而不封也。【張石卿】張亮基。【江岷樵】名忠源。【左季高】名

宗棠。【紓】緩也。【桑梓】家鄉也。詩惟桑與梓。【鼠子】飛燕外傳。后怒以杯抵昭儀曰。鼠

子能噬人乎。此則言小醜小盜也。【伐柯之則】詩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 復李眉生書

接手書。承詢虛實。譬喻異詁等門。屬以破格相告。若鄙人有所祕惜也者。僕雖無狀。亦何敢稍懷吝心。

特以年近六十。學問之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昔在京師。讀王懷祖段茂堂諸書。亦嘗研究古  
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  
夏雨。雨人。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下衣  
食。則當作惡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用矣。入  
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上門閨實字也。下門閨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後人或以實  
者作本音讀。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籲。衣讀如裔。食讀如嗣。古人曾無是也。何以  
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管子之六尺爲步。韓文之步有新船。與地之瓜步。邀笛步。詩經之  
國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  
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設伏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即名曰覆。如鄭突  
爲三覆以待之。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  
即名曰從。如苟伯不復從。豎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然此猶就虛字之本義而引伸之也。亦有與  
本義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歛也。虛字也。而車之輪名曰收賢長也。虛字也。而車轂之  
大穿名曰賢畏懼也。虛字也。而弓之淵名曰畏峻高也。虛字也。而弓之挂弦處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  
虛字實用之別爲一類也。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意始明。古人止一字而喻意已明。如  
駿良馬也。因其良而美之也。爾雅駿訓爲大馬。行必疾。故駿又訓爲速。商頌之下國駿龐。周頌之駿發  
爾私。是取大之義爲喻也。武成之侯衛駿奔。管子之弟子駿作。是取速之義爲喻也。臙牛百葉也。或作

毗。音義並同。牛百葉重墨而體厚。故爾雅毛傳皆訓爲厚。節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菽之福祿臆之是取厚之義爲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義。又有久義。子路之無宿諾。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義爲喻也。史記之宿將宿儒。是取久之義爲喻也。渴欲飲也。欲之則有切望之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雲漢詩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吳書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爲喻也。公羊傳曰。渴葬。是取急就之義爲喻也。至於異語云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則爲常語。人所罕聞。則爲異語。昔郭景純註爾雅。近世王伯申著經傳釋詞。於衆所易曉者。皆指爲常語。而不甚置論。惟難曉者。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爲淫亂。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如詩之既有淫威。則淫訓爲大。左傳之淫刑以逞。則淫訓爲濫。書之淫舍牯牛馬。左之淫芻蕘者。則淫當訓爲縱。莊子之淫文章淫於性。則淫字又當訓爲贅。皆異語也。黨訓鄉黨。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說文云。黨不鮮也。黨字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義。方言又云。黨智也。郭注以爲解寤之貌。鄉射禮侯黨。鄭注以爲黨旁也。左傳何黨之乎。杜注以爲黨所也。皆異語也。展訓爲舒展。此常語也。即說文訓展爲轉。爾雅訓展爲誠。亦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儀禮有司展羣幣。則展訓爲陳。周禮展其功緒。則展訓爲錄。旅獒時庸展親。則展當訓爲存省。周禮之展犧牲。展鐘展樂器。則展又當訓爲察驗。皆異語也。此國藩講求故訓。分立三門之微意也。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意。運乎其間。且如高平曰阜。大道曰路。土之高者曰冢。曰墳。皆實字也。然以其有高廣之意。故爾雅毛傳於此四字。均訓爲大。四牡孔阜。爾雅既阜。火烈具阜。阜成兆民。其用阜字。俱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長子曰冢子。長婦曰冢婦。天官

曰冢。幸友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牂羊墳首。司烜之共墳燭。其用墳字。俱有肥大之意。至三墳五典。則高大矣。凡此等類。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譬喻也可。即謂之異詁也可。閣下見讀通鑑。司馬公本精於小學。胡身之亦博極羣書。即就通鑑異詁之字。偶一鈔記。或他人視爲常語。而已心以爲異。則且鈔之。或明日視爲常語。而今日以爲異。亦姑鈔之。久之多識雅訓。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通。即其他各門。亦可觸類而貫徹矣。聊述鄙見。以答盛意。

【註】【王懷祖】名念孫。清人。學者稱石臞先生。【段茂堂】名玉裁。字若膺。清人。【石苞】字仲容。

晉人。【郭景純】晉人名璞。【王伯申】懷祖子。名引之。【方言】漢揚雲著。書名。【見】同。

現。【司馬公】宋人名光。字君實。著通鑑者。【胡力之】名三有。元人。註通鑑者。

### 與朱仲我書

來函具悉。所論轉注。謂戴氏專以訓詁解轉注。義有未盡。誠爲確論。至謂會意之老。形聲之考。焯然已知。而疑許氏合此二字爲轉注者爲失之贅。則竊以爲不可許。君固非絕無可議者。惟指考老爲轉注。則在不可議之列。尊意履本訓踐。其所爲踐之具者爲轉注。是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轉注。凡古今文字。何字不有虛實兩用。如屨字以實用者爲本訓。爲羽獵賦之屨般首。則虛用矣。鳥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魯頌之松栢有鳥。則虛用矣。推之衣巾冠帶。皆實字也。而孟子之衣褐。周禮之巾車。史記之冠玉。月令之帶弓。則虛用矣。宮室門戶。皆實字也。而爾雅之大山宮小山。左傳之復室其子。公羊之無人門焉者。漢書之王嘉戶殿門。則虛用矣。將循履字之例。概以虛者爲本義。實者爲轉注乎。抑有時以

虛者命爲轉注乎。彙纂譏戴段二家。以一部爾雅全目爲轉注。以五百四十部首全目爲轉注。以爲何必六書止此一書足矣。今來函所述庭訓。其病殆亦近之。不佞竊不自揆。謬立一說。篤守許氏考老之指。以爲老考會意字也。考者轉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數者。如聲部巛部畫部眉部菁部筋部稽部藁部寫部重部老部履部歛部鹽部弦部酉部。皆轉注之部也。凡形聲之字。大抵以左體爲母。以右體之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省畫者。凡傳注之字。大抵以貪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不省畫者。省畫則母字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來。惟好學深思。精心研究。則形雖不全。而意可相受。如老字雖省去七字。而可知考耄等字之意。從老而來。履字雖省去舟攴。而可知履屐等字之意。從履而來。藁字雖省去豕字。而可知囊囊等字之意。從藁而來。膠字雖省去夢字。而可知寤寐等字之意。從膠而來。推之齏鬻畫眉等部。莫不皆然。其曰建類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尙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畫省而意存也。抑又有進者。轉注之字。其部首固多會意者矣。亦有不盡然者。如鹽從鹵監聲。形聲字也。而所屬鹽鹵等字。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歛從欠倉聲。形聲字也。而所屬之歛。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至於酉者象形字也。本不得目爲轉注之部。特以酉字之才。不足以統所屬之字。似應別立酒部。而於醴醢醕醔醖醗等字。增曰從酒省。監聲。從酒省。襄聲。從酒省。壽聲。昔聲。享聲。鬲聲。云云。乃與全書義例相合。蓋此等字。本不僅胚胎於酉字。實由酒字貫注而來。斯文許君所未指爲轉注而不害其爲轉注者也。此說當諸鄙心。歷有歲年。閒語朋輩。疑信參半。以生平於小學致力甚淺。不敢有所造述。因來函陳義頗堅。輒復貢其膚末。以相質證。惟希雅鑒。

【註】轉注。六書之一。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戴氏】名震。字東原。清人。【會意】六書之一。會意者。比類合誼。以目指揮。武信是也。【形聲】亦六書之一。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許氏】許許慎。

【夢】古夢字。

【飲】古飲字。

【溫】音溫。

【廣末】淺近也。

### 復黃恕皆侍郎書

承來示述及佩衛兄言。做處儘可施展。勿爲人言所撓。仰荷關垂。感甚感甚。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彈擊權奸。除惡君側。惟將帥不可除惡君側。以其近於王敦也。凡臣工皆可壹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於諸葛恪也。握兵權者犯此三忌。類皆害於爾國。囚於爾家。故弟自庚申忝綰兵符以來。夙夜祇懼。最畏人言。迺非昔年直情徑行之故態。近有朱盧穆等交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復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惕。懼罹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朝廷之賞罰。例隨人言爲轉移。雖方寸不盡爲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國朝由翰林起家而諡無文者五人。敬求見示。鏡丈行述。營中偶爾失之。須寄信至長沙尋求。明春當可擬稿。特學術荒陋。不足表章有遺耳。

【註】黃恕皆。名鬻。【鬻拳】諫拳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

參。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閹。【王敦】字處仲。晉代人。元帝時爲鎮東大將軍。恃功專。

權。帝欲裁抑之。遂據武昌反。進至石頭城。帝以敦爲丞相。仍還武昌。明帝時謀篡益亟。又舉兵。



反旋以病死。【諸葛恪】字元遜。三國吳人。素性剛愎。矜己陵人。卒見殺。【祗】者支。敬也。【方寸】謂心也。

### 復劉震仙中丞書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書。及釋禮堂記。敬悉。與居康勝。勤學不倦。所居疑在蓬島之間。置身若在閩秦以前。非泊然寡營。觀物深窺。玩希聲而友前哲。殆未足語於此。學究三禮。洞澈先生經世幸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昏。甚盛甚盛。欽企何窮。國藩於禮經。亦嘗粗涉其藩。官事繁冗。莫竟其業。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裸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較之特牲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窺見天子諸侯大祭致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威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者此。則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教。樂乃專精。樂之至者。能使鳳獸儀舞。後聖千載聞之忘味。欲窺聖神制作。豈能置聲樂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歷算之學。有關於製器審音者。亦終身未及問津。老鈍無聞。用爲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研究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闕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達者也。所貴乎賢豪者。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創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

乎三代制禮之意。來書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時俗亦有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婦人。誠以在宮雍雍。斯在廟肅肅。妃匹有篤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者。自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譏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蘋采蘋諸詩之精義相悖。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議禮之家。必欲強後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載品官冠禮。幾與儀禮悉合。不知曰東房西牖。曰房內戶東。曰坵。明世已無此宮室也。然稍師儀禮之法。則堂庭淺陋。必有齟齬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制。亦不輕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必犁然有當於人心。國藩於昏喪祭三禮。亦頗思損益。涑水書儀。紫陽家禮。纂訂一編。以爲宗族鄉黨行習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禮俗之中。卒未能從容爲之。斯亦自沮而不達之一端也。閣下山居靜篤。將爲禮經發微。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著鴻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儻亦淑世者所有事乎。來書又以文章欲追歐陽公輩而與之並。而志願有大於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而下取舍。國藩竊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事與禮樂不可不合而爲一。顧不知道德與文章。尤不可分而爲二。其譏韓歐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措辭甚峻。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卽叔孫豹所謂立德也。施之事。見之言者。卽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意。蓋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

先後相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未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行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間。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欲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並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各視乎性之所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閣下旣自度可躋古人。又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爲篤論也。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兀莫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眞當努力。光陰邁往。悔其可追。姻丈於上年六月改葬。行述未蒙寄到。若果爲銘章。必不足稱盛意。南屏亦已衰頹。共遊衡嶽之說。果踐約否。筠仙修通志之議。事甚浩博。未易卒業。近又喪其愛子。憂懷何以自遣。塞門已嫁四女。三家未得生子。郭氏女生子而早寡。感愴無涯。內人失明之後。諸病叢集。醫藥相尋。家婦亦多病。次兒於元日得舉一子。差爲忻慰。賤軀弱適。惟目光日蒙。於花鏡之上。又加一花。看字尙如隔烟霧。直隸終年亢旱。去秋未種宿麥。今歲夏收失望。疆吏對此。如坐鍼氈。公私子子。都無好懷。南望故鄉。恨不得屏棄百事。從閣下一豁襟抱也。

【註】蓬島即蓬萊三島古視爲仙人所居【三禮】謂周禮儀禮禮記也【藩藩籬也】【裸】

音灌酌酒於地以迎神也【威元敬】名繼光明人曾大破日本者【後聖】謂孔子也子在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陽侯殺繆侯】語見禮記坊記【涑宋】宋司馬光也著有書儀

【紫陽】宋朱熹也著有家禮【叔孫豹】周代魯大夫語見左傳【永嘉之學】宋代呂祖謙

等所主之學朱子嘗譏其偏重事功【彼蒼】謂天也【尸】主也【羅忠武】即羅澤南

【李忠武】名績賓字迪庵【冢婦】長子婦也

### 復吳南屏書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並大著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履祺康勝。無任企仰。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閒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釣雜說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翺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覽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学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遴之。故編中雖兼衆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與歐陽笈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語。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携約論禘祭書。贈携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

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負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爾獨挾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峰。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峰同類而并薄之也。淺謬之見。惟希裁正。國藩回任江表。駒逾半年。轉境救平。雨澤霑足。歲事可望豐稔。惟是精力日衰。前弊疢氣。雖已痊愈。目光蒙霧。無術挽回。吏治兵事。均未悉心料理。深爲愧悚。吾鄉會匪竊發。益陽龍陽等城。相繼被擾。此輩游蕩無業。常思逐風塵而得逞。湘省年年發難。勦之而不畏。撫之而無術。縱使十次速滅。而設有一次遷延。則桑梓之患。不堪設想。殊以爲慮。

〔註〕【陶公】晉代高士。名潛。字元亮。名淵明。世稱靖節先生。【韋白蘇陸】唐韋應物。白居易。宋蘇軾。陸游。韋以字行。白字樂天。蘇卽東坡。陸字務觀。亦號放翁。【柳子厚】唐人。名宗元。【右】尊也。【劉姚】卽劉大櫟。姚鼐。【呂居仁】名本中。宋人。【阿於私好】孟子。汙不至阿其所好。謂阿附其所好之人也。【方氏】卽方苞。【駒】同瞬。卽一霎時也。【疢氣】卽小腸氣。

### 復陳虎臣書

閣下閒居杜門。應酬稀簡。時從竹如先生考道問業。想見切磋之樂。竹翁恪守程朱。因閣下好靜。而豫防其流弊。持論自爲精當。尊意以生平得力於靜之一字。以爲非此無以爲窮理之本。不可徵陽明之偏。而因啞廢食。亦係甘苦有得之言。自濂溪揭主靜之旨。程朱亦嘗以靜字垂教。苟其遺棄倫物。而於靜中別求所謂端倪者。或不免誤入歧途。若習靜以涵養此心。則卽大學所云定靜安慮者。又何歧趨

之有。朱子注中庸首章。有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此數語者。謂之定靜也。可謂之居敬也。亦可。蓋不善言靜。恐入坐照之門。善言靜。猶是存養之道。言豈一端。夫各有所當也。聖賢之言德行者。名類甚多。苟以一兩字切己反求。皆有終身可行之益。但未流之弊。不可不防。故虞廷教胥。及皋陶九德。皆各有相反之字。以矯其偏而成其善。閣下自守所長。而兼采竹翁之言。時加惕勵。則釋回增美。而所謂愈難限量矣。國藩量移畿甸。已及周期。地瘠民貧。無可設施。重以自夏徂冬。終年亢旱。千里嗷嗷。拯救無術。署內醫藥相尋。殊少佳趣。幸二小兒於元旦舉一子。少勁歡。年甫六十。精力已極衰憊。兩目近益蒙翳。雖於老花之上。又復加光。而看字仍如隔霧。衰年無意學殖。而披閱文牘。均未究心。久處劇任。殊以不能舉職爲愧。

〔註〕【坐照】靜坐而能照見事物也。佛家語。【虞廷教胥】胥。長也。謂自宓子下。至卿大夫之子弟。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皋陶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釋回增美】謂去邪益美也。【學殖】左傳。夫學殖也。不殖將落。

### 復陳右銘太守書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册。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悵。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達。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窳薄。謬蒙崇獎。非所敢

承前以久玷高位。頗思避位讓賢。保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間。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止速謗耳。大著粗讀一過。駭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復。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憤罵。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峰。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衝突。陳義蕪雜。滋生戒也。識度會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叢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學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國藩相識途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烟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艱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磽薄。開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註】麟喻】重深貌。【吳侍郎】名存義。【竄】不堅緻也。【玷】辱也。【闕】天子宫也。【速】

招也。【陳同甫】名亮，更名同，宋人。【葉水心】名適，亦宋人。【庸德】中庸之德也。【龍衮九章】天子法服。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畫以爲績。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以絳爲繡，則袞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造次】急造也。【相如】稱字長卿，司馬漢人。【子雲】姓揚，名雄，亦漢人。【矻矻】健作貌。

### 與李眉生書

申夫新刻之聰訓齋語，與吳漕帥所刻之庭訓格言，不特可以進德，可以居業，並可以惜福，可以養身。卻病，閣下重聽之善，已全愈否？如尙未愈，除酌服補劑外，似宜常常看此二書，以資靜攝。昔年曾與閣下道及逆億命數，是一薄德，大約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富貴得志之人，亦未嘗不擾擾焉，沈溺於逆億命數之中。惟熟讀聰訓齋語，可去此弊。凡病在根本者，貴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近將張公書告舍沅弟及兒姪輩，茲並以奉勗。

【註】聰訓齋語，清張英著，英字敦復。【庭訓格言】清世宗輯。【重聽】耳聾也。【逆億】論語，不逆詐，不億不信，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蹇】不濟也。

### 與王叶庭書

甥初入京，總以勤儉敬信四字爲本，而以擇交爲用。無四字，則凡事皆無根柢。縱有才華，亦浮榮耳。不擇交，則無觀摩，規勸之益，故須物色賢者，明以爲友，暗奉爲師，乃借以約束身心之資也。

【註】觀摩，禮相觀而善之謂摩。【物色】訪求也。語出後漢書嚴光傳。



葛寅軒先生家傳

先生諱大賓。字與森。號寅軒。葛姓。先世自蘇州徙居湖南。遂爲湘鄉人。曾祖世珍。祖生霞。父長添。世有隱德。先生幼而端重。動止異於常兒。長而益自檢制。終日危坐。言笑不妄。盛暑不袒。焚香把卷。默識恬吟。性耐劇飲。雖醉不亂。或久無酒。終亦不索。怡然若有以自得也。乾隆之末。海內文人以靡麗辯博相高。昆明錢南園侍御。禮獨以剛方。以朝視學湖南。以正誠篤行風。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先生既受知於錢公。補縣學生員。益折節自繩。跣步必衷於古訓。學徒遊其門。則先教之以忠孝大節。下至飲食起居。出處語默。取與毫釐。各有法式。從則貞吉。違則恥辱。至不得齒於人。聽者往往汗下。常稱錢公及其師湘潭朱聲越之學行。以勉其門人弟子。弟子高第者。我先大夫竹亭公及陳君道箬籍最早。晚歲又得黃君星平鄒君魯道。皆登甲科。知名於時。各秉師說以教授鄉里。傳嬗賡續。篤守矩矱。吾鄉風氣淳古。士人循循不敢僭越禮法。以自放其亡等之欲。論者以爲淵源一本於先生。彼南面民上。司政教之柄。其流風餘韻。得比於一諸生被人之深且久如此者。曾幾人哉。先生四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年十三。值父忌日。出主以祭。主動仆地。粉面剝落。脫去葛字。微露周字。蓋木工飾周姓。廢主爲之者也。先生痛哭引咎。告墓易主。卜日乃祭。事寡母左孺人也。鉅細必躬。疾必嘗藥。生徒有餽。必歸以獻。嘗隆冬獨坐心動。急自館所馳歸。入門數呼母。母方與仲兄負暄後院。聞聲趨出。而屋後山忽頽墜。坐席破碎。里之人以謂先生誠孝之所感也。母歿。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既葬。衰服終其身。腰以下無復存寸縷。服闋。每祭必泣。盡哀以爲常。兄弟五人。既分居矣。連負纍纍。無以自存。先生則請於母。復同居如初。即有所入。

絲毫<sub>一</sub>不以自私。兄弟<sub>一</sub>歿則<sub>一</sub>庇其喪。無子<sub>一</sub>爲之立後。羣從<sub>一</sub>諸婦各受職業。室以大和。道光二年。朝廷開孝廉方正之科。有司舉先生應詔。或勸之一詣京師謁選。先生曰。是可以躁求耶。十二年壬辰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一。配左氏前卒。時先生年才三十有奇。終身不更娶。子二。長榮蔭。早歿。次榮館。孫三。封秦。先晉。封梁。孫女二人。其一歸吾弟國華。會孫鎮堡。鎮嶽。先晉縣學生員。後其世父榮蔭。先生命也。篤慎而好學。積善之報。殆將於是在。

前史官曾國藩曰。人之品類。至不齊也。唐代設科舉士。名目繁多。宋司馬光請開十科以求賢。其目至爲賅簡。今世官人。專出於進士之一途。蓋有科而無目矣。會典所著特科有三。曰博學宏詞。曰經學。曰孝廉方正。鴻博科再開。經學科一開。當時皆稱得人。孝廉方正之科。詔開六七次。而由之以踐歷顯仕者特少。或舉天下而無一人赴部應試者。則何也。豈朝廷所以旌別此科。其法有未善與。抑有司者漫不矜慎。舉非其人與。以湘鄉言之。道光初元舉先生。咸豐初元舉羅君澤南。未可謂都非其人也。夫誠得其人。在上者固當思所以致之耳。彼膺斯舉者。豈汲汲哉。

【註】袒。露臂也。

【甲科】清時稱進士爲甲科。舉人爲乙科。

【借】棄也。背也。

【主】神位也。

【負暄】曝背也。

【衰服】斬衰也。衰。音崔。

【寸縷】縷。綫也。斬衰下無線縫。故云。

【闕】音缺。

盡也。【後】爲之後也。

【世父】伯父也。

【庀】治具也。

【十科】宋哲宗時。司馬光奏請設

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二曰節操方正。三曰知勇過人。四曰公正聰明。五曰經術精通。六曰學問淹博。七曰文章典麗。八曰善聽獄訟。九曰善治財賦。十曰練習法令。詔從之。【會典】記

一朝典禮之書。明有此名。清因之。

###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節母蔡氏。十三歲而室於歐陽。事玉光府君。家微也。姑劉孺人。端嚴。匡救。無所假借。節一朝之食。分之二日。併三人之事。責之一手。舉家事。精麤劇易。壹委節母。不以何問他人。節母則先雞鳴而興。豫其未至。後斗轉而息。補其闕疑。箕拘無塵。井汲無濡。半米寸薪。必珍必戒。諸娣。次第入門。節母躬其難者。讓其易者。自新舍及。衆私室。衣垢則澣之。綻裂則補綴。初不問其所自來。羣從子女。寒則衣之。飢則慈以甘飴。就溷浴爲之潔除。羣從或忘其母。而節母亦忘其非己出也。乾隆三十年乙酉。舅席珍府君卒。明年玉光以毀死。劉孺人大戚。節母於時年二十有八。長子惟本甫三歲。少者成材本期耳。入則泣血柴立。茹髮自盟。出則抱子奉姑。怡聲疊疊。益屏去華飾。先姑意之未發。而從事。約其口與體。以及其孤子女。無所不約。勤其力以率其妯娌。與其子姓傭奴。各有專職。土無寸曠。人無晷暇。俛拾仰取。實祭有經。豬雞肥碩。蔬果怒生。方節母事姑之物。歲入穀二十石。逮姑之暮年。穀近千石。惟本讀書屬文。試於郡縣有聲矣。年二十七歲而卒。婦蔡氏亦以節著。節婦蔡氏。少歸歐陽。惟本節母之冢婦也。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大饑。節婦將嫁。其父輔世貧不能具禮。宗族或助之。結櫛之費。凡得錢三千有奇。父爲裝遣之。節婦陰返其錢。置程薦中。而繫鑰匙其端。父歸而室。無見糧引鑰。錢在焉。泣曰。孝哉。吾女。留此以活我也。惟本歿時。節婦亦二十八歲。由是捐棄萬事。壹從節母求。所以事祖姑。劉孺人之法。黎明。劉孺人與節母執笄侍左。節婦自右約之。及盥。節母奉水。節婦奉漿。及食。婦具饌。母有之。及寢。三

世聯床。聽於無聲。劉孺人即怒。節母負牆棟懼。節婦從容改爲。以適厥指。即疾病。婦養藥。母嘗而後進。夜則番宿。遞侍衣不解帶。一夕。節母起。墮牀。折脇二骨。節婦號泣。就援之。母戒屏息。無令劉孺人得聞知也。劉孺人晚而喪明。手足痿痺。挽篋輿日遊庭中。節母肩前。節婦肩後。其後劉孺人九十而終。節母且六十矣。二脇骨者竟無恙。其後二十餘年。盜入室。劫母衣刃傷節婦指及肘。創甚。亦不醫而竟無恙。論者以爲孝徵。神或相之云。道光九年節母歿。實年九十有六。二十三年節婦歿。實八十有三。其前五十年歲在乙亥。均旌表節孝如例。

前史官曾國藩曰。節婦之孫女子四人。次二者歸於我。外舅福田先生。篤行君子也。數爲余述誦兩世事狀。余昔官禮部。見各行省題旌婦女。凡烈婦殉夫者。別具一疎。高宗皇帝常下詔非之。不予旌表。以爲行不貴苟難也。然末俗士論。往往以矯激卓絕之行爲難。觀歐陽姑婦之節。亦似庸行。無殊絕者。而純孝兢兢。事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天下之至難。孰踰是哉。

【註】室。嫁也。【徵】貧也。【斗轉】宋史樂志。斗轉參橫將旦。言夜半也。【箕拘】箕帚也。

【婦媿】卽妯娌。冢婦爲媿。介婦爲婦。【澣】洗濯也。【慈】與之也。【餼】稻餅。【溷】浴室。

【毀】衰甚而病也。【柴立】骨瘦如柴而直立也。【茹糜】喻食苦糜。卽黃柏味苦。【結褵】

出嫁。曰結褵。【稭薦】稭禾莖。薦臥席。【笄】約髮之具。【屏息】蔽氣使不出聲也。【瘞

痹】麻木之病。【篋輿】竹編之輿。【相助】也。

###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曾祖永昌。皇贈武功將軍。祖開泰。康熙甲午科舉人。皇贈武功將軍。父文燦。雍正甲辰科武進士。山東  
兗沂鎮總兵。君諱廷枏。字讓木。河間獻縣人。縣學廩生。乾隆四十五年舉於鄉。五十二年丁未成進士。  
時大學士和珅當國。有中貴人與君同里同姓。來告曰。相國知子欲一燕見。能往吾導子。詞曹可致也。  
君謝不能。卒以知縣歸。班候選。嘉慶二年謁選。得廣東信宜縣明年之官。五年。攝惠州河源縣事。河源  
藍阿和。博羅陳爛。屢四永安曾鬼六。聚徒煽亂。君至縣三月。即擒阿和。且請於惠州知府伊秉綬。及總  
督吉慶曰。陳曾不靖。時日久矣。今阿和就擒。翦其左翼。賊所負恃。以羅浮山爲窟耳。若裹糧入山。窮力  
四捕。陳曾可弋也。不聽。後二年。遂有陳爛屢四曾鬼六之亂。總督飲斃死。知府擬遣戍。而君以前請得  
不坐。六年。量移潮州揭陽縣。揭亦劇邑也。莠民何阿常。李阿七。倡爲天地會。聯八十餘鄉。分爲兩股。各  
二萬人。君單騎赴賊中。以編查保甲爲名。暗圖其山川形勢。出入門戶。夜宿賊巢。示以不疑。八年正月  
二日。率兵討阿常。賊徒五千人。屯於赤巖頭。我兵裁五百。去賊五里而營。夜聞吹螺四面。衆譁曰。賊至  
矣。君令曰。敢動者死。於傘中設子母礮。佐以鳥槍。近則發擊之。驟人與火。閃無聲影。賊不知虛實。竟引  
去。且日率所部登山。適會他軍亦至。乘勝追奔。焚賊三巢。阿常投首。阿七聞之。益糾餘孽。謀再舉。君從  
健卒六十餘人。四晝夜馳行九百里。追及長樂擒之。其年八月。又擒海盜姚阿麻。於是。有送部引見之  
命矣。大抵嶺以南物產蕃阜。風氣殊於中土。諸洋互市。壞貨日至。奸民逐利。起徒手至百萬者。往往而  
有。奇技妖物。旁出不窮。乾嘉之間。淫侈亡等矣。猶有不逞之徒。乃爲盜賊。以自恣。小者劫奪。大者叛亂。  
竊則入海亡命。爲吏者莫敢誰何。苟以諱飾偷安。羣盜無懼。日以充斥。故君官廣東。所至以緝捕爲先。

而大吏亦倚君如左右手。引見之命既下。大吏以捕務孔棘。留不得行。又二歲。勦獲潮陽鄭阿明陸豐李崇玉乃行。阿明會匪衆號四萬人。崇玉海盜號二萬也。入見以功升知州。歸復任揭揚。十四年徙知南海縣。是時兩廣總督百公齡治尙威猛。懲刈奸宄。夜半召君入密室告曰。吾欲有所縛。子能之乎。君曰。何也。百公曰。洋商吳阿三。阿三者大猾。賞積巨萬。多干國紀。君歸。夤夜部勒胥役。不告所之。曰。從余行。余已取之。曰。斬之。至破門擒阿三。比還署。關說者數輩賂金三萬。至鷄鳴增五萬。平明十萬。不可卒致。阿三於法。張保之寇海也。自嘉慶初年始也。後與其黨郭學顯內噬。學顯來降。保亦思歸。義首鼠進退。百公欲遣使納降。君請行。百公曰。多與衛辭曰。彼真降。使者無害。其僞也。雖衛何益。從二僕。棹小舟徑至海口。賊數百艘交刃成列。保出衆。叩曰。跪。吾王曰。吾天子命吏。豈屈若曹。且編民之不得。何王也。即睨保曰。吾以女爲海上豪傑。乃效匹夫。怒目恐人。劉某畏死者不來此矣。保立起揖君。即屏左右。因語之曰。十年來粵中巨寇。若藍阿和何阿常。鄭阿明之屬。海盜若姚阿麻。李崇玉。今有存焉者乎。保默然曰。亡有。然今且奈何。崇玉以殺掠平民之故。尙伏天誅。況保縱橫海上十餘年。殺二總兵。一參將。三遊擊。罪在不遑。今棄衆內首。則魚肉耳。曰。汝何慮之淺也。朝廷並包海外。荒蕪萌生。剗逆育順。以勸來者。猶懼不繼。若革面自效。不訾之慶也。學顯貸死。有明徵矣。且智莫大於知幾。行莫虧於食言。禍莫酷於殺已降。女視劉某。豈誘人徼功者哉。吉之與凶。在此須臾。保再拜曰。謹受教。乃泣送君歸。七日而張保降。十九年。補嘉應州知州。嗑枯養瘠。相濡以澤。二十四年。攝廉州知府。簡法阜施。一如嘉應。君子於是知君之爲政。又能視地強弱。以時其威愛也。嘉慶二十五年。年六十八。以卒。子六人。曰鳳翮。曰

一士曰鳳翼。曰書年。今官翰林院編修。曰逢年。曰其年。今官翰林院庶吉士。謹具歷官行義。牒付史館。俾傳循吏者采覽焉。

【註】【中貴人】宦官也。【燕見】私見也。【詞曹】翰林也。【歸班候選】法制凡進士爲本班不

得他官職者。歸班候選。【弋獲也】。【舟中】被道也。【翳】隱也。【閱】靜也。【瓊】音瑰

珍奇也。【歸義】降也。【首鼠】疑而不決也。【若曹】汝等也。【漏民】戶民也。【女】同

汝。【屏】除也。【道】赦也。

### 碑表

####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公諱忠源。號岷樵。新寧江氏。曾祖登佐。太學生。祖獻鵬。父上昇。歲貢生。母陳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少而豁朗英峙。以縣學附生。選爲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貢生。旋中是科鄉舉。久客京師。以大挑得教職。與曾國藩陳源亮郭嵩燾馮卓懷數輩友善。嘗從容語國藩。新寧有青蓮教匪。亂端兆矣。既歸二年。而復至京。余戲詰公青蓮會匪竟如何。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夙定。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湖廣總督上其功。賞戴藍翎。以知縣用。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難猶未已。踰年而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蠭起。洪秀全楊秀清之徒出。大亂作矣。公

爲縣令浙江歲餘。咸豐元年。丁家艱歸。大學士賽尙阿公。督師廣西。馳疏調公赴粵。既至。則又爲副都統烏爾泰公所賓敬。事無巨細。必再諮而後行。人無疏戚貴賤。必察公意嚮而薄厚之。叙公之勞。請擢同知直隸州。換戴花翎。公亦竭誠賀書。募楚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書曉譬烏公。禮下之已甚。冀感動向公卒。不能得。逮圍賊於永安。復代爲一書。抵向公。力諫圍師缺隅之說。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歸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至桂林。公聞警募勇。倍道赴援。將終佐烏公以平嶺表。未至而烏公陣歿。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指目江家軍。卒。旣解廣西之圍。旋大捷於蓑衣渡。賊不得掠舟而北。衡永以安。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心閣。築堅壘。據要害。長沙以完。賊之渡洞庭而東也。實惟咸豐二年十月之杪。旌旗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益壞。怨吾謀之不見納。愴然不復欲東。巡撫張公亮基。亦奏公留守湖南。是冬破賊目晏仲武於巴陵。勦平徵義堂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廂剿叛民劉立簡於通城。博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千餘。盪寇數萬。天子褒歎。由是有幫辦江南軍務之命。公拜疏將赴金陵。中途聞廣濟宋關佑爲亂。移師討之。事甫定。而朝廷命公速救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檄公速援南昌。公曰。金陵鳳陽。雖有朝命。然殘破之區。效遲而事易。江西雖無朝命。然完善之士。禍急而事難。吾當先其難者。遂挈師由九江踔四百里。森入南昌。翌日賊至。則設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賊晝夜環攻。闕地十道。分擾旁郡。以眩我謀。終不得窺公方略。凡九十餘日而圍解。上嘉公功。賞二品頂帶。賜翎管班指諸物。厥後田家鎮失。上疏自劾。詔旨雖許鑄四級。然旋有安徽巡撫之命。又詔公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爲



去留不必拘於成命。蓋聖主倚公辦賊。不復中制。而海內企踵嗚咽。亦咸知非公莫屬也。公以爲武昌差足自保。廬州新立行省。危在旦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賊勢。拜疏自鄂之皖。饋雨而行。將卒終歲奔命。道病公亦病。至六安病甚。六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昇疾竟達廬州。部分未定。而賊大至。公設策應敵。一如守長沙南昌時。而城無見糧。藥鉛罄竭。元從之士。不滿千人。諸軍屯四十里外。觀望莫救。公弟忠濟。自楚來援。爲賊所梗。咫尺不得通問。公病益困。不食數日矣。城陷發憤投水死。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春秋四十有二。越八日。募人入賊中。負公屍以出。事聞。天子震悼。追贈總督。賜祭葬。命廬州及湖南江西皆立專祠。褒公三代如其官。予諡忠烈。咸豐五年。劉公長佑開關歸公喪。新寧六年某月。葬於某里某山。公弟三人。仲即忠濟。以兵事積功至道員。歷官安徽四川布政使。次忠濟。戰功最偉。殉難岳州。予諡壯節。次忠淑。縣學附生。保敘知府。夫人陳氏無子。以弟子孝椿爲嗣。妾楊氏。公既歿。而生子孝棠。國藩昔與公以學行相切磋。文宗御極。薦公以應求賢之詔。公嘗疏請三省造舟練習水師。又嘗寓書國藩。堅屬廣置礮船。肅清江面。以弭巨禍。其後國藩專力水軍。幸而有成。從公謀也。自公之薨。忠濟等數乞余文。表公墓道。大義相許。神人共鑑。余其敢讓。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或邂逅及難。而伴厠忠義之林。何可勝道。當公赴江西之急。有詔令至金陵。及赴廬州之急。有詔且留楚中。宜可稍安。以惜有用之身。而公必蹈危地。甘死如飴。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謂皎然不欺者耶。嗚呼。忠已。余既揭其用兵始末。乃並述他行義聲之銘詩。用告異世。治國聞者。銘曰。

儒文俠武。道不並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惟公之興。頽俗實匡。明明如月。肝膽芬芳。有師鄧君。有友鄒

子臥病長安。朝夕在視，亦有曾生。燕南旅死，謀歸三喪。反葬萬里，兩以躬致。義泣鬼神，近古之俠。孰與比倫。作宰吳越，風教露養。秀水賑飢，翼民以長。蘇其枯齒，衣之文縠。儒吏之風，並時無兩。蘊此兩美，風雷入懷。砰然變化，陰闇陽開。宜截大難，重奠九垓。半駕而稅，天乎人哉。楚師東征，倏逾十秋。三十萬人，金甲貔貅。死者半之，白骨嵩邱。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終殄元惡，盡復名城。天河盪穢，海宇再清。公翬其始，不觀其成。九原可作，慰以茲銘。

〔註〕【客】寄居也。【夙】早也。【瘵】裂也。【姑息】辦事不力也。【賽尙阿】清文宗咸豐元年。

令大學士賽尙阿馳往湖南，辦理防務。旋又令馳赴廣西，代李星沅接辦軍務。【烏蘭泰】滿洲人，以廣東副都統，嘗辦廣西軍務。生擒洪大全，與向榮不合戰死。【向公榮】字欣然，官至湖北提督，洪楊竄南京，築長圍圍之，咸豐六年病死。始賽尙阿督向榮，烏蘭泰等攻永安，不克。遂圍之，時向榮統北路，烏蘭泰統南路，互有違言。江公調停不得，因引疾去。【張亮基】字石卿，時爲湘撫。【膊】音博，磔也。【廣濟】縣名，屬湖北江漢道。【踔】音卓，越也。【彘】音標，疾走貌。【闕】同掘。【醜】洗面也。【閭闔】難行之狀。【御極】卽位也。【邂逅】不期而遇也。【治國聞者】卽撰史之人。【鄧】名鶴齡，湘鄉人。【郝】名與愚，陝西人。【曾】名如隴，武岡人。三君先後死京師，公爲之歸葬。【砰然】石聲。【戡】平也。【稅】舍也。【殫】斃也。

###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間。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勳。朝野歎仰。以爲名將。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以爲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懷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慎。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乎有讀孟子劄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爲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始公家世貧甚。曾祖王父曰阮。王父拱詩。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父嘉旦。公歿後。賞加頭品頂戴。曾祖王母蕭氏。王母賀氏。母蕭氏。皆贈夫人。公少就學。王父屢與衣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塾。年十九。卽藉課徒取資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十有一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公益自刻厲。不愛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瘡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公弟子也。咸豐二年。粵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虞。省城解圍。明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長沙。維時國藩奉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束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擊土寇於桂東。擒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二千。輔以新寧之勇。鎮守之兵。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旣解南昌之圍。復破賊於安福。歸及衡州。殲土匪於永興。四年春。湖

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潭。提督搭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徽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扼大橋以遏其衝。凡七戰而羣賊潰。岳州平。乘勝逐北。連復三縣。將攻武昌。公手圖。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塔公進洪山一路。而自請攻花園一路。當其堅者。如其策。果克武昌。漢陽兩城。賊既東奔。追及於興國。大躡於田家鎮。公提卒二千。禦數十倍之寇。蹙之江濱。挂石墜崖。死者萬計。而水師亦斷橫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累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寧紹台道之命。加按察使銜。既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賞葉普鑲額巴圖魯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堅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宮亭湖。江上之軍不利。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歎。歎世變之未已也。益討部衆而申警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云。時別賊陷饒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勦。大戰弋陽。克之。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閒收復德興景德鎮。東路甫定。而義寧復陷。公軍渡湖漢而西。至則示形杭口。而暗進龍嶺屯高峰以瞰敵。設三伏以要之。四戰而賊大燬。義寧既克。有詔加布政使銜。公以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圖武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清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武漢。朝廷嘉焉。遂略通城。克崇陽。挫賊於濠頭堡。大捷於蒲圻。將達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歡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城外賊壘。鏟除略盡。殄滅有緒矣。公以霧中搏戰。中槍子傷。創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春秋五十。事聞。天子震悼。照巡撫例賜卹。二子皆賞給舉人。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忠節。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指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

公之功所蓄積者夙也。非天幸也。配張氏。誥封夫人。妾周氏。子兆作。配胡氏。兆升。配曾氏。國藩第三女也。余與公以學行相勗。又相從於金革。申之以婚媾。迺撫其大節。銘諸墓道。銘曰。

漸車之潤。積潦縱橫。崇朝卽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其源萬里。澤溥寰區。不矜厥美。無本者竭。有本者昌。羅公淵默。所蓄孔長。洞徹天人。潛睇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性。提師苦戰。荆揚二州。斧彼凶豎。爲民復讐。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塵戰。暮歸講道。洛閩之術。近世所捐。姚江事業。或邁前賢。公慎其趨。旣辨其詭。仍立豐功。以雪斯恥。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謂豪傑。百世可宗。

【註】張子即張載。【周子】即周敦頤。【姚江】即王守仁。【濂洛關閩】謂周敦頤。二程。張載。及朱熹也。【瘡口】瘡病也。詩予口卒瘡。【公弟子】王珍。李續賓。續宜。蔣益澧。劉騰鴻。鍾近衛。近濂。易良幹。羅信東。羅鎮南。謝邦翰等。【塔齊布】字智亭。清滿洲鑲黃旗人。【葉普鏗】額巴圖魯。巴圖魯滿洲語。譯言勇士。上四字。勇號也。【燿】火滅也。師敗亦曰燿。【賊】挫也。【胡文忠公】名林翼。字潤之。官湖北巡撫。【慶】苦擊而多殺也。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賓。字迪庵。湘鄉李氏。湘軍之興。威震海內。勦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公也。咸豐三年。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三千往援。公隨忠節公以行。初至失利。右營主者戰歿。公代領其衆。自是忠節公將中營。公將右營。所向有功。在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歸至湖南。克復永興。明年。粵賊犯岳州。忠武公塔齊布率師禦之。余檄忠節公與公助之。所部僅千人耳。賊衆數十倍。塔公控其東。湘軍扼其西。盛暑

慶兵。出奇制勝。凡兩旬而岳州平。轉戰而北。連下三城。八月。進攻武昌漢陽。克之。十月。大戰於田家鎮。破之。田家鎮者。江流盤折。偏隘之處。其南岸爲半壁山。峭壁斗絕。賊以鐵鎖橫江。萬舟翔集。氣銳甚。公手刃怯卒三人。士皆殊死戰。連破賊壘。而水師亦乘機斷鐵鎖。焚賊舟。好事者至摩崖以紀績。公前以累功保至直隸州知州。至是記名以知府用。賞給摯勇巴圖魯名號。旋有安慶府之命矣。先是湖南水師中江而下。陸師趨江之南岸。湖北陸師趨江之北岸。南軍屢捷。羣寇蜂屯北岸。於是公輩引兵北渡。掃蕩廣濟黃梅之賊。既又南渡。會攻九江郡城之賊。城堅不可遽下。又議分兵先勦湖口梅家洲之賊。無何。累攻不克。水師失利。北軍撓敗。金陵逆渠。益縱羣凶西上。武昌漢陽再陷。南軍孤立潯陽。國藩以爲大戚。公亦深憂之。痛世亂之靡有屆也。五年二月。信州告警。公與忠節公自公馳援。迭克廣信府城及弋陽等四縣。東路甫定。遂建西援武昌之議。大捷於義寧。小挫於通山。下崇陽。略通城。趾羊樓。擣蒲圻。撥咸寧。次第戡定。乃以十一月杪師次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大喜。事無鉅細。惟忠節公與公言是聽。忠節挈持大綱。其戰守機宜。胥公主之。公含宏淵默。大讓無形。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已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窳者。士卒歸心。遠近慕悅。咸豐六年三月。忠節公中槍不起。公接統全軍。衆志愈勵。剽平城外悍賊之壘。卻劇寇石達開來援之衆。周城掘塹。引江水入湖。困以長圍。十一月。再克武昌漢陽。天子偉其功。賞加布政使銜。記名以按察使用。未幾提兵而東。再薄九江。九江賊會林啟榮者。堅忍得衆。內與小池口湖口梅家洲諸城。首尾相救。外與皖廬之賊。互爲聲援。公既掘長塹以圍潯。又分軍援勦江北。舟載奇兵。夜襲湖口之背。遲明水師至。而陸軍伏

發立克兩城事聞。拜浙江布政使。明年四月卒克九江。殄滅無遺。天下快之。賞穿黃馬褂。加巡撫銜。公每建一功。晉一秩。數省官民。歡忭稱道。若寵榮之在躬。或歌誦戰狀以爲樂。傳播中外。浙人仕京朝者。疏請敕公東兵以救浙難。而胡文忠公以皖中糜爛。請留公軍圍皖而固鄂。天子許之。公乃整旅入皖。躡月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師次三河。毀賊九壘。而逆酋陳玉成等四面來援。截我糧路。我軍銳氣日蹙。師少而半潰。公力戰終日。自度事不可爲。夜半怒馬陷陣。死之。咸豐八年十月初十日也。諸將堅守營壘。又三日而俱敗。又六日而桐城守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無苟活者。疏入。文宗震悼。手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追贈總督。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立祠。予諡忠武。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公之先人。世有令德。曾祖本桂。祖詩白。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父登勝。公歿後。特恩加封光祿大夫。曾祖妣張氏。賀氏。王氏。祖妣戴氏。母蕭氏。皆封一品夫人。公端凝敦篤。愛人不尙美言。而意溢於色。色餘於辭。雖他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聞其死。哭亡皆慟。至不忍聞。同治二年。朝廷遣官賜祭。三年克復金陵。推恩有功之臣。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配謝夫人子三。其二殤亡。光久欽賜舉人。引見。賞六部員外郎。又以兼襲二世職。併爲男爵。孫二人。某某。咸豐九年。葬公於湖鄉四十三都黃牯冲星子山之陽。同治八年某月某日。改葬某鄉某山。乞余文其墓道之碑。余旣竊敘戰績。乃兼述其懿德。而系以銘。銘曰。

器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嶽嶽李公。表裏完好。匪琢匪追。動合大道。維公講學。遠紹洛閩。公分其緒。樞衣恂恂。出而禦寇。戎馬艱辛。入而問道。克己求仁。誰悔誰尤。責躬獨厚。胸劈衆流。曾不

出口。負重含汗。浩如山藪。險趨人先。利居衆後。豈無贏財。不阜我私。不忍己飽。而人獨飢。分餉諸軍。蘇構噉醜。反自漳陽。少憩武昌。將請於朝。覲親還湘。湘事有嚴。離局匪遑。斯願不遂。茹涕神傷。遣將分兵。助我東征。擇良而予。出以至誠。四分五割。精銳星散。自攜部曲。疲羸居半。損己濟物。近古無倫。終焉師燼。以仁隕身。行類大愚。乃動鬼神。公功久著。爛若三辰。德或不顯。考此銘文。

〔註〕撓散也。動搖也。

〔屈〕止也。

〔跳〕蹈也。弭也。足踐之使弭服。

〔胥〕皆也。

〔窳〕然劣也。

〔石澆開〕廣西桂平縣舉人。太平天國封翼王。

〔暫〕繞城水也。

〔薄〕音

博。迫也。

〔陳玉成〕太平天國英王。以善戰稱。

〔漂〕音泄。歇也。

〔申甫〕申伯。周宣王時名

臣。

〔嶽嶽〕長角貌。

〔摠衣〕摠衣也。

〔蘇〕復生也。

〔髓〕骨之尚有肉者。

〔離局匪遑〕

陳琳討曹操檄文。方有北鄙之師。匪遑離局。

###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字克讓。號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諱續。賓。次居四。公其季也。余既銘忠武公之墓。茲不復具其家世。公少好深湛之思。強探力索。洞徹幽微。師事羅忠節公澤南。常以躬行不逮爲恥。咸豐三年。羅公募勇援救江西。公遂參軍事。以功累晉知縣同知。賞戴花翎。而名願不顯。六年冬。湘軍再克武昌。漢陽。巡撫胡文忠公奏公有勞。特爲兄續賓所掩耳。有詔以知府選用。賞加道銜。旣而隨兄圍攻九江。明年。以事省。余瑞州軍中。遂借諸軍圍攻瑞州。會皖北羣賊上竄。斬黃。公乃自瑞挈千七百人回救湖北。師至黃州。與胡文忠公並轡謀野。周覽形勢。自巴河斬水廣濟黃梅六戰。破賊壘無算。遂會克小池口。



由是公之威名與忠武公差頡頏矣。公率所部既集九江。忠武公乃得以其間分兵克復湖口。連下彭澤。小孤。梅家洲。諸城。公又以偏師卻湖口之賊。禦竄陷麻城。黃安之寇。忠武公乃得專力破滅九江。皆公之助也。湖北事已大定。胡文忠公以皖中久困水火。奏請敕忠武公廓清皖北。而留公以固楚疆。天子亦南爰江淮。絕重季氏昆季矣。無幾何而有舒城三河之變。忠武公殉難。將士死者六七千人。天驚地震。公在黃州哀迫之際。經緯萬端。入則損食悲咽。出則拊循潰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哺粟賜衣。接以溫語。差討諸將之罪。而簡用其良。部署纒定。適胡文忠公以母喪奉詔起復。相與申警簡練。而湘軍復振。明年夏。劇賊石達開竄擾湖南。圍寶慶。公時新奉荆宜施道之命。統兵自鄂援湘。朝廷壯之。師抵長沙。進自資水之西。四戰而解寶慶之圍。圍中官軍三萬。與飢困之民。一時得蘇。衆聲大和。論功賞加布政使銜。當是時。余與胡公方義併力。規取安慶省城。余弟國荃與將軍多隆阿分圍安慶桐城。公自湖南東還。駐軍兩路之中。曰青草。掃者大敗逆酋陳玉成於挂軍河。布陳之廣。近世罕聞。旋拜安徽按察使。十一年。又有安徽巡撫之命。公具疏。以謂逆酋圖解安慶之圍。悉銳西竄。必犯湖北。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爲衆軍根本。臣宜提師回援。不能遽受皖撫之事。比公馳抵武昌。而賊已犯黃州。德安兩府五縣。其別賊自江西至者。又陷與國大冶等縣。公經營七月。始將列城恢復。安慶亦藉以告克。而胡公薨於位。文宗亦晏駕。八音遏矣。今上嗣位。褒安慶功。賞穿黃馬褂。調補湖北巡撫。既又命移撫安徽。公初蒞安慶。繼駐六安。屢奉密詔。以苗沛霖叛服無常。詢問剿撫機宜。公覆疏。謂苗沛霖官至道員。公犯不韙。圍撫臣於壽州。陷其城。屠其衆。乃復詭言求撫。此豈足信。不過假稱反正。號召近縣。養成羽

翼若上彼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誅之。而寬其黨與。使爲我用。彼勢日孤。終成禽耳。天子聽之。公又以時解潁州之圍。吉霍邱之城。綏撫各圻。陰散逆黨。選任賢吏。安民墾田。功緒漸彰矣。詔授爲欽差大臣。而公適聞計。丁母憂不克受事。朝廷命仍署理巡撫。三疏陳謝。始奉命賞假百日。回籍治喪。公旣以苦思遘疾。徹夜不寐。夙患咯血。至是增劇。歸里後。六奉詔旨起復。墨經視師。以公哀慕未忘。而嬰疾轉篤。請假四十日。調養。旣而與疾就道。又請假四月。併開巡撫之缺。朝廷鑒其至誠。所請未嘗不許。而以淮南事棘。又未嘗不敦促上道。詔召相銜。至冬初。再疏。自陳病狀。公亦自知不起。遂以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家。春秋四十有一。敕照總督例賜卹。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勇毅。配彭氏。子光英。特賞直隸州知州。同治三年某月某甲子。葬某處某山。八年某月某甲子。改葬某山。公與忠武公皆負重名。淡於榮利。昆弟同之。忠武好蓋覆人。過公則嫉惡稍嚴。忠武戰必先。驍果縝密。公則規畫大計。而不甚校一戰之利。至其臨陣。自審一發。發無不捷。成功一也。余不詳敘戰狀。而略述公言以綴之。銘曰。凡戰有機。鬼神翕關。靜如山寒。終日閱寂。動若電飛。百靈齊擊。蓄勢宜久。氣囂宜淳。此公之言。吾耳所聆。凡公勳績。好謀乃成。博籌多算。終格神明。匪直戰事。學道亦然。精思力踐。誠可達天。立功雖偉。公不自賢。立德未竟。齋志九泉。我銘昭之。永詔萬年。

【註】「躬行不逮」逮及也。論語。恥躬之不逮也。

【省】問侯也。

【謀野】左傳。與裨謀。乘以適野。使

謀可否。【韻頰】上下相並也。詩。頰之頰之。

【絕重】甚重也。

【經緯】整齊之也。

【資慶】

舊府名。今改縣。屬湘江道。

【荆宜施道】清時管轄湖北荊州。宜昌。施南。三府之道員。

【資

水】出湖南綏寧縣之唐糾山。

【國荃】字沅甫。國藩弟。官至兩江總督。封威毅伯。

【多隆

阿】字禮堂。清蒙古正白旗人。

【晏駕】天子崩也。

【八音遏】書三年。四海八音言堯死而

民間不舉樂也。

【苗沛霖】沛霖以生員爲團練。長叛而復降。以功授川北道。猶持兩端。咸豐

十一年四月。與壽州豪族仇殺。遂攻壽州。巡撫翁同書被劫。詔令同書來京。以公代。同治二年

殺沛霖降其黨。

【圩岸也。

【墨經】喪服也。左傳。子墨衰經。

### 畢君殉難碑記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塔公。亦豔稱雲南畢君。塔公每臨敵。負槍挾弓矢。又令二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以從。其爲器也。四畢君每臨敵。負槍。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從。其爲器也。亦四。塔公躍馬。颯颯。眞人迫從。從輒反鞭之。畢君怒馬。直穿賊陣。戒後者無得妄從我。人亦自不敢從也。畢君名金科。字應候。雲南鎮沅人。以征開化苗匪功。叙藍翎外委。署鎮沅鎮標外委。咸豐四年。隨副將王國才。赴湖北軍營。破賊於天門丁司橋。累叙至花翎都司。十一月。國藩檄令隨塔公攻圍九江。明年正月。賊犯武昌。王國才回軍援鄂。畢君遂爲塔公所留。其後塔公物故。畢以驍勇冠潯軍。逆會石達開之寇江西也。連陷瑞州。臨江等八府。數十州縣。畢君所至。常陷陳克捷。旌爲他部。率失利。終不得獨錄其功。自九江奉檄而南。五年十二月。破賊於樟樹鎮。明年二月。軍敗失之。自南昌而東。以六年五月。破賊於饒州之章田渡。六月。郡城陷失之。畢君自痛爲他部所累。益發憤。募死士。再入饒州。誓衆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捷。吾不復歸舟矣。一鼓克復府城。饒之耆黎婦孺

見聞者。與不見聞者。皆曰畢君功也。由是賞加呼爾察巴圖魯名號。補鎮沅鎮都司。升用遊擊。名譽大振。而忌君者。日以次骨飛謀薦誘。迭相污染。君提千餘人。當四戰之地。索餉不至。又惡忌者出己上。中夜鬱鬱不自得。常思立奇功以自旌異。會徽池之賊大至。歲暮。士有飢色。有司者責君能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君以正月二日出師。初四日驟攻景德鎮。入市。乃無一賊。別挈十人搜剿後街。賊峰起。從卒亡七人。傷三人。君縱橫擊刺。踐血而出。最後賊以噴筒環攻君於王家洲。隕焉。年二十五歲耳。閱十有八日。前從傷卒三人者。收得遺屍。又三載。咸豐九年。予弟國荃破賊景德鎮。憑弔畢君殉難之所。而壯士則既死矣。功名之際。有天有人在己者。獨足恃哉。於是伐石以表遺蹟。聲之銘語。俾行路歌之。以永饒人之思。銘曰。

橫目豈豈。同出一治。衆雌無雄。誰是健者。塔公首出。次乃畢君。軀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斫陣。萬夫莫當。人心之賊。一矢或傷。內畏媚嫉。外僭強寇。進退靡依。忍尤叢詬。鬱極思伸。矯首詆天。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

【註】剽悍凶強也。【低首】拜服也。【物故】死也。【陷陳】同陣。陷陣。謂深入其陣也。【次

骨】入骨也。言其深也。【鎮沅】清爲州。今爲縣。屬雲南普珞道。【開化】舊府名。屬雲南。今

改縣曰文山。【外委】清代額外差遣之武員。【副將】清制。提督下。有總兵。副將。各轄其兵。

總兵所轄者爲鎮。副將所轄者爲協。故亦稱協鎮。【天門】縣名。今屬襄陽道。【都司】四品

武職。位次游擊。【饒州】府名。今廢鄱陽縣其舊治。【蛇矛】晉書陳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

手執丈八蛇矛。【樟樹鎮】在江西清江縣東北。有城周十里。本新淦縣舊治。亦曰清江鎮。

【游擊】位次參將。按參將位次副將。【景德鎮】在江西浮梁縣。【噴筒】實藥之火器。【

隕】死也。【媚】忌也。

### 林君殉難碑記

嗚呼。自余倡率楚師。轉戰荆揚二州之域。其間相從死事者不可勝道。或貞白無他。誓不相背棄。而慷慨一瞑。志不得稍伸。名不祿於當世。愛之而莫能收焉者。尤可悲也。林君源恩。字秀三。四川達州人。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咸豐元年。選湖南平江縣知縣。二年。粵賊洪楊之屬團長沙。其冬。瀏陽匪徒爲亂。明年春。通城匪徒爲亂。三縣者皆與平江壤接。君詰姦守隘。如防禦水。截然不得墊。江忠烈公才君之爲。既保奏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又以書播告士友。道林君堪軍旅也。會國藩治舟師。檄君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四年三月。賊自鄂中南犯。君禦之平江九嶺。果大捷。同官有忌君者。功不得叙。又別撫他事中之。君悒悒內不能堪。而口獨重滯。嘗發憤欲一廷辨。宿戒設辭甚具。至則爲衆所嗾。害卒不得發。或反引咎自責。是歲十月。治隨國藩於九江軍次。造次欲有所申理。亦不竟白也。明年春。檄君治湖軍糧臺。歸自廣信。又治塔軍門忠武公糧臺。又佐理鄱湖水師營務。十一月。又攝理陸軍於廬山之麓。姑塘之南。而江西巡撫文公聞君賢。飛檄調至南昌。付以所募之平江營者。君在廬山。與一二武人爲儔。折節內交。武人益不孫。嫚辭侵侮。或裨書生跬步嬰。焉知戰事。君既痛其曠。又口重滯。卒無以折之。獨夜歎曰。丈夫壹死強寇耳。終不反顧矣。及至南昌。領新軍。乃稍自喜。是時劇賊

石達開犯江西。連陷八府五十餘州縣。六年丙辰三月。李元度次青。率師自湖口南來。君與鄧輔繪。繡之自南昌而東。兩軍會於撫州。疊戰皆捷。人心始定。賊亦糾合列郡醜類。更番鬪戰。我軍輒卻之。又至又大創之。叛極不得休息。秋九月。分軍出攻崇仁宜黃。適會援賊大至。君竟以十七日戰敗。死之。始君嘗誡其下曰。好相保。吾與若共命於茲也。至是衆知君不屈。相從死者三百餘人。君歿二歲。咸豐八年四月。官軍克復撫州。及明年。國藩師次於此。弔君殉難之所。尋逝者之骨。邈然其不可復識矣。於是爲立石以表遺蹟。綴以銘詩。以告於不知紀極之世之一二君子。以達余之耿耿銘曰。

胡古胡今。強吞弱伏。倭者刀礎。訥者魚肉。文吏賊深。武夫悍激。訥者避之。負牆屏息。忽入戰場。萬馬辟易。士回難料。理固難推。炎祥顯晦。孰執其機。昔聞人述。言出君口。我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大信不盟。堅可鑲金。澆俗所侮。鬼神所歛。精魂遠矣。北斗帝鄉。遺骨莫辨。蔓草茫茫。有欲求之。環此石旁。

【註】【襮】表白也。

【墊溢】墊。下也。墊溢謂水勢向下瀾漫潰決也。

【悒悒】不快也。三國志。時有所思端坐悒悒。

【重滯】訥。不善言辭也。

【廷辨】當衆辨白也。

【宿戒】前一夜也。

【噬害】口不言而心害之也。潘岳文。若乃下吏之肆其噬害。則皆妒之徒也。

【不孫】孫。去聲。不孫。言不以禮待遇也。

【跬步】跬。半步也。嬰嬰。視遽貌。狀甚迂闊也。

【擗】按也。

【綴】連綴也。

【不知紀極】不知所極也。

【礎】刀板。

【訥】言語遲鈍也。

【辟易】退避也。

### 何君殉難碑記

嗚呼。軍興十載。士大夫君子橫死者多矣。獨吾友何君丹畦。尤深痛不忍聞。自近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禍如是之烈者也。豈不悲哉。君以咸豐四年五月。由翰林院侍講。上書房行走。出爲安徽寧池太廣兵備道。時則安慶暨濱江府縣。淪沒賊中。廬州新立行省。亦陷於賊。副都御史袁公。軍臨淮。提督和公。巡撫福公。軍廬州。君當之官。不克南渡。袁公欲資君以兵。西會楚師。福公亦具疏留君江北。檄君募勇出征。公私匱乏。沮傷百端。最後得二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徵集潰兵團勇三千餘人。推誠獎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捻匪李兆受於城東。追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磴。檄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寨圍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遏其西。捻黨洵懼。李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投誠。遣散脅從。遠近大悅。環三四縣。皆輸豬鷄糧金錢之屬。聲終宵不絕。先是大府帥檄君救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陷。至是奉被勅革職之命。軍士懷不能平。雖百姓亦惘惘也。方楚師之出岳州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破田家鎮。水陸電邁。席卷千里。其後塔齊布羅澤南兩軍。由黃梅南渡以圍九江。賊循北岸而上。復陷蘄黃。竄武漢。自長淮以南。天柱內外。所在蜂屯。君以孤軍流離。西與楚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嚙指誓衆。五年正月。進攻蘄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殲劇賊田金爵。大府帥以君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君出師至是。凡八閱月。僅支見銀三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至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衆。無以爲食。居無帳幕。雨無薪。村郭無居民。遠近無援。傷亡無以爲卹。始什人賦緡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日提飢卒。轉戰不得休。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中。鄉民或哀而進

食。君雖強自振厲。然體甚瘦瘠。發體氣亦稍餒矣。李兆受者。故反側持兩端。感君忠勤。不忍遽背負。絕糧既久。怪君無以活之意。望甚。又同時降人馬超江。爲匪徒所殺。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威。議爲超江復仇。設位受甲。捻匪畢集。於是河南安徽兩省。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贖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匍匐詣君。自陳無他。君撫慰稍稍綏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君。教以圖翦叛賊。毋後人發。爲兆受所得。遂揚爲置酒高會。而伏兵戕君於英山之小南門。遺骸殘燬。同遇難者四十七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也。君諱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管侍講。入直上書房。數抗疏陳軍事得失。推本君德。又采朱子真西山大學之說。傳以己意。引申條例。手繕成帙。隨疏奏進。君之意。嘗以爲聖人者無不可爲。功無不可就。獨患人不自克。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及君出而蒞事。飢餓經年。而百戰不息。儻所謂自克者耶。竭吾心與力而不遺者耶。卒其獲禍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後之餘責。然則爲善者何適而不懼哉。咸豐十年國藩屯軍江北。詢君患難馳驅之所。乃立石英山。綴以銘詞。俾來者有考焉。銘曰。

飢寒偪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撫其子。況於揭竿烏合之徒。亡命歸誠之始。倏順忽逆。朝人暮豕。封豕負塗。積疑張弧。鋸牙鉤爪。殫我閭閻。赤舌燒城。死有餘議。羣毀所歸。天地易位。悠悠之口。難可違勝。我銘諸石。少待其定。上訊三光。下訊無竟。

【註】袁公【名用三。字午橋。】和公【名春滿。】福公【名濟。亦滿洲人。】撿匪【清嘉慶時。

山東江蘇安徽三省交界處。鄉人迎神賽會。有燃油紙捻爲龍戲之俗。咸豐時。結黨反清。清謂



之捻子。【惘惘】不得意之貌。

【泥淖】泥水相和深厚之處。

【瘵瘵】瘵。久瘵。瘵惡瘵。

【意望】含有怨望意也。

【入告】告於天子也。

【詣】赴也。

【後人發】爲人所先發也。

【語曰】

先發制人。後發爲人制。

【真西山】名德秀。字希元。宋人。著有大學衍義。

【封豕】封。大也。左

傳。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

【負塗】易見。見家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接負塗。

穢也。張弧。防害也。【赤舌燒城】喻讒口也。

### 劉君季霞墓誌銘

君諱蕃。字季霞。吾友劉蓉孟容之弟也。國藩治團練於長沙。提水師自巴陵至九江。及入江西。屯軍南康。孟容皆展轉相從。三年奔走。夷險共之。季霞常以其太公之命。省孟容於軍中。出則美意相迎。諷勉其兄。歸則傳會吉語。慰安其父。咸豐四年三月。岳州官軍失利。賊犯寧鄉。季霞聞關至長沙。存問孟容。孟容方以疾先歸。其六月。孟容將率舟師渡洞庭而北。季霞復送至省垣。明年八月。又自其家二千里。視孟容於南康。中途。聞羅君澤南督師至義寧州而西。將掃蕩岳鄂之交。規復湖北。孟容亦分領湘右軍。從羅君俱西也。季霞與兄會於羊樓峒。時我師遠來。新有濠頭堡之敗。士氣初復。料簡糧仗。稍與休息。賊踞蒲圻縣。得以其暇。益築堅壘。完守備。十月十七日。我師進營白石鋪。以蒲圻南門險而偏。不利仰攻。乃繞道出公安。取抵城西。駐軍鐵山。湖北巡撫胡公林翼以師來會。二十一日。辛亥。分四路進攻。賊扼險立柵。穿塹數重。槍礮環擊。不可近。聞出悍賊。揚旗跳盪。自辰至午。相持不決。軍勢稍卻。季霞從兄督戰。進曰。事急矣。賊將乘我。遂棄所乘馬。獨步而前。賊遽奔之。季霞發槍斃二賊。又鞭卒之稍退。

者一賊伏下田發槍。中傷季霞仆地。孟容昇其弟歸營。而自麾衆禦之。短兵確鬥。驍將銳卒。傷亡數十人。賊亦大創。我軍乘間舉火燔其木柵。煙燄漫天。五壘齊破。是夕。遂攻蒲圻縣。克之。孟容還營。視其弟創在臍旁。氣息僅屬。撫之大慟。季霞徐曰。兄勿爾。命也。語訖而絕。春秋二十有五。事聞。諭旨。贈知縣。照知縣例。賜卹。季霞事兄致嚴。以順。而風韻各異。孟容於士類。揚清激濁。而季霞不置臧否。孟容稍立崖岸。別白是非。無所假借。而季霞脫去。去時。封。瞑無一語。款誠相接。其臭如蘭。以是人樂近之。劉氏世居湘鄉之四十都。近歲兵事方殷。有司分都團練。季霞部勒鄉人。獨嚴整。喪歸自蒲圻。族之少長。遠近之者。德學徒。與歸者。團結之。丁壯。會葬。送死。哭者至數千人。如喪親戚。然後知其得衆。宿將不及也。咸豐八年某月日甲子。葬於樂善里之王湖嶺。配孔氏。故國子監學錄廣璠之女。生女一人。無子。以孟容子培。屋爲嗣。銘曰。

元二之厄。兵氣蟬。方州大府。鼠郤狐驚。提戈殺賊。年少書生。厥少惟何。星終兩紀。溫玉刻茗。翺翔文史。事親從兄。辟明而詔。仗劍出門。海飛龍嘯。蒲首之山。故壘嗟哦。一儒奮臂。永奠山河。位豈在大。豈豈在多。我銘斯石。萬代不磨。

【註】太公父也。史記。高祖十日一朝太公。【傅會】並無實事。而以意會之也。【臧否】否。音鄙。臧否。謂善與惡也。【崖岸】唐書。不爲崖岸。斬絕之行。【哇封】猶言界限。【其臭如蘭】易。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宿將】老將也。【屋】古厚字。【元二】後漢書。時遭元二之災。元二。卽元元也。【溫玉刻茗】茗。玉也。言其人如玉也。【辟明】傾頭與語也。禮。負劍辟明。詔之。

【蒲首山】在蒲圻縣西三十里。

新寧劉君墓碑銘

君諱時華。字廷材。號寶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寧。曾祖有義。祖儒禹。府學增生。父世貴。太學生。家貧。爲商賈。化居以自給。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勞市廛。乃跪請曰。大人宜少休。兄學且有成。弟弱。兒願代父勞而服賈矣。遂遊資於江漢之間。量物度時。廣取而節用。後人而往。先人而歸。家用阜康。親以大悅。父病。在視終宵。醫者言痰鹹可生。淡則死。君輒以手承痰。嘗之。味淡。因大哭。父歿。母亦前卒。則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繼母。歸自武昌。繼母不擇。長跪自陳。遲歸之咎。繼母病。服勞達旦。營治藥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繼母歿。則推其所以事親者。以事長兄。而畜季兄。弟病。調護年餘。兄卒。弟後卒。則又推恩以恤其孫。以鞠其孤子。厥後兩家孤兒皆成立。兩嫠皆旌表於朝。壽皆七十八。涕泣頌君之德。不敢忘云。新寧山邑也。僻在楚南黔粵之交。巨嶺層巒。穹窿雜襲。鬱撓而不得少舒。自古未聞偉人傑士出於其間。亦乏甲乙科第。居民治生織罽。有唐魏之風。獨君與江太公一峰。輕財好義。不屑屑於自殖。江君之子諱忠烈。詔授安徵巡撫。而君之子蔭渠。今爲直隸總督。並有勳伐。爲時名臣。蓋編陋之俗。一變而山川之氣昌矣。當君初賈異縣。頗求饒益。以娛親心。旣而經紀有方。智足以擴其業。利足以仁其三族。所得資財。隨手散去。壹以濟物爲功。息耗都不營省。鄉里除道成梁。捐金錢。惟恐不贍。施藥療疾。惟恐不周。嘗遇益陽大水。買小舟拯百人。藁葬數百人。新寧大饑。餓鄰里親舊粟日半升。全活無算。又嘗修育嬰堂。建忠義節孝祠。皆縣中前此所無。自君剏之。城東北有義塚。歲歲常以春培其隄。而

植其仆碑。城南有義塾。器物缺乏。常於君家取給焉。人或謂君歲入幾何。施諸人者什七。而自謀不及什三。後將難繼。何不頗買田宅。爲子孫稍立基業。君笑謂家有薄田。足供疏食。焉用多爲。吾以人情爲田。以培養士類爲種。耕不計年。穫不計世。庸詎知留貽子孫者。不更大乎。逮君歿而門內鼎興。君子四人。長名長佑。即蔭渠也。以拔貢生歷官廣西巡撫。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加兵部尙書銜。次長佐某官。次長伸長傑。某官孫某某。曾孫永祚。永祺。天子驟長佑功。贈君暨君之祖父皆爲光祿大夫。君配鄭氏。暨祖妣某氏。妣李氏。曾氏。皆爲一品夫人。蓋君言於是果驗。爲善之報。抑何捷也。鄭太夫人恭儉寬仁。悉乘夫教。媼婦娣婦寡居。敬之終身。有恩紀。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壽六十有一。太夫人先三日卒。壽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某甲子。合葬新寧西鄉楊溪村之鸞嶺。昔道光丁未戊申間。江忠烈公常爲余稱道蔭渠之賢。兼述其世德。及蔭渠入京。聞親之訃。求余文銘其墓。展轉兵閒。久疏文字。越今十有七年。始得表而銘之。銘曰。

舉世奔利。獨行抱義。庸德庸言。感格天地。外救飢溺。內撫諸孤。仁心難慊。百憂一愉。孰云不顯。在幽彌馨。孰云無報。如影隨形。神覲在室。奇福在庭。郎君嘯起。爲國干城。削平寇亂。鼎祭鐘銘。自天錫寵。褒榮先隴。夫夷之南。萬山環拱。我表其阡。來者欽竦。

〔註〕【化居】變化其居積也。如在山者販魚鹽。在川者販薪木等是。【懌】悅也。【嫠】寡婦也。

【唐魏之風】唐魏古二國名。風俗勤儉樸嗇。詩有唐風魏風。【勦伐】功也。【息耗】猶贏虧也。

【阡】國語。聚不阡崩。而物有所歸。大曰崩。小曰阡。【人情爲田】語見禮禮運。【夫夷】水名。

### 仁和邵君墓誌銘

位西仁和邵氏諱懿辰。與國藩交二十餘年矣。咸豐十年二月。賊入杭州。五日而復。七月。位西訪余。邵門軍次。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陷賊中。賊退。乃挈家東徙紹興。老母考終。纔得盡禮。欲乞師以援兩浙。不果。遂別去。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位西之妻余恭人。二子順年順國。轉徙滬上。余聞而迎致之。安慶。順年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飢困。其父麾家人出避。圖延宗祀。亦詭詞自稱將出。遂泣別不復相聞。國藩心知位西烈士也。必不苟免。其家固知之。以無定問。不敢發喪。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克復。順年奔哭周詢。具得三日不食。罵賊遇害狀。實以十一年十二月朔日殉難。於是始除次執喪。赴告遠近。浙江巡撫上其事。天子下詔褒卹。然後知親在。則避親歿則死。賢者遭難。如是其不苟也。位西之學。初以安溪李文貞公。桐城方侍郎爲則。擯斥近世漢學家言。爲文章務先義理。不事縹色繁聲。旁徵雜引。以追時好。厥後以舉人至京師。爲內閣中書。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與上元梅曾亮伯言。臨桂朱琦伯韓。數輩遊處。博覽區故朝章。其文益奧美盤折。亦頗采異己之說。以自廣。詢訪高才秀士。折節造請。交譽互證。酣恣而不厭。狎習而彌虔。然位西性故戇。直往往面折人短。以謂書籍所無。公何得漫爾不應。再糾焉。猶不獲。三諫焉。無問新故。疏咸貴賤賢否。一切蹙額相繩。人不能堪。終以此取戾於世。大學士琦善公在獄。嘗發十九事難之。大學士賽尙阿公視師廣西。疏七不可諍之。諸公貴人病其陷直。由是鷓焉。不得安其位。咸豐四年。坐濟寧防河無效。吏議鐫職。位西旣罷歸。則大覃思經籍。纂著尙書通義。孝經通義。詩古文若干卷。飢餓圍城之中。猶著禮經通論。誦聲鏘然。徹於巷外。亂後僅得禮經一卷。文三十餘

首刻之淮安。蓋不能什之一二。餘則散佚矣。位西之曾祖王父寶勤。王父又曾。父宗贊。平生父鳳儀。世著清德。有兄懿藩。早喪無子。以順年後之。有女二人。順年歸自杭州。未得父屍。大痛遘疾。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歿於金陵。金恭人少而封股療親。晚而事姑有聲。既痛其夫。又悲其子。七月十二日亦卒。嗚呼。傷已。國藩於是命順國與其婿鄭興儀。具位西衣冠。葬之西湖二龍山。以金恭人及順年附。順年之妻伊氏。前死賊中。至是亦以衣冠附葬。銘曰。

城有時而爲湖。湖有時而成田。物固有非常之變。烏可以常理測彼昊天。善不必禍久矣。曾不自夫子而始然。愍東南之大戾。仁聖與蠅螻而同捐。箸述靈其蕩盡。僅弔爇燼之殘編。文之精者不復存。存者又未必果傳。獨其耿耿不磨之志。與日星而長懸。魂無遠而不之。魄則依妻子以全。庶上爲神祇所許。而下爲百世學者之所憐。

【註】【考終】善終也。【詭詞】僞言也。【除次】除位以祭也。【李文貞公】名光地。【方侍郎】

即方苞。【則】法則也。【縹】采色也。【虔】恭也。【琦善公】清滿洲人。曾因辦理廣東煙禁不善。領拿擬罪。【鱗】齒相忤也。【佚】音逸。散失也。【刳】音奎。割也。【盡】音乞。傷心也。【祗】音奇。地神也。

### 唐確慎公墓誌銘

公諱鑿。號鏡海。唐氏先世自江西豐城。徙居湖南之善化。四傳至諱煥者。以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知州。公之祖也。生子仲冕。以進士即用知縣。官陝西布政使。公之父也。平度君以子貴。誥贈通奉大夫。

配李氏譚氏。俱封夫人。譚夫人歿。而葬於山東之肥城。布政君及配寧夫人。皆踵葬肥城。公以父命徙籍山東。故又爲肥城人焉。少而邁異精勤。嗜學如渴。以廩生入賞爲臨湖縣訓導。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授職檢討。又六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充甲戌科會試同考官。戊寅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坐論淮鹽引地一疏。吏議鑄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會宣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公鑲之薦公。由是有廣西知府之命。後再爲平樂府知府。一爲安徽徽寧池太廣道。量移江安十府糧道。拜山西按察使。遷貴州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遷江寧布政使。數歷於外。蓋二十年。其守平樂也。亭平民獠之獄。而解其仇。屢磔劇盜。境內肅然。是時布政君解組東歸。僑居金陵。公聞母病。即引疾去官。省親江南。既遭內外之艱。皆北葬肥城。廬墓讀禮。服闋。以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道光十二年。廣東湖南生獠爲亂。公出防邊圍。內讖奸宄。往來富川賀縣。安撫熟獠。獸擾而見蓄之。設立五原學舍。延師教讀。羣獠大悅。擒郡中煽亂者。譚於先等十餘人。立斬以徇。而賞其脅從千餘。火其名籍。一無所問。其按察貴州也。平反疑獄。歸美令長。曰非吾能正之。某縣尹來省。自易之耳。其在江寧。拯災修廢。百度畢張。時總督陶文毅公樹寢疾。公代行使院政事。文牘如山。賓僚填咽。昧爽而勤職。丙夜而不休。忘寢輟餐。形神交瘁。而言者乃勅其多病。近藥廢閣公事。又雜撫他端。以相訾毀。朝廷遣使者按問。率無左驗。宣宗知公端謹。一切弗論。忌者或憚其方嚴。未幾。內召爲太常寺卿。道光二十年四月也。公潛研性道。宗尙洛閩諸賢。所至以是救其躬。亦以臚於人。亦時時論著。以垂於後。在翰林時。著有朱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畿輔水利等書。在廣西著讀易反身錄。居喪著讀禮小事記。官平

樂時延納人士。入署親與講授。設立義塾。誨誘寒賤。官貴州時亦如之。官江寧亦如之。及入爲九卿。又著易牖學案小識等書。扶掖賢俊。倡導正學。時如今相國倭仁良峰。侍郎吳廷棟。竹如。侍御寶瑛。蘭泉。何文貞公桂珍輩。皆從公考德問業。國藩亦追陪几杖。商榷古今。觀其陋室危坐。精神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敬。蓋先儒堅苦者亞。時賢殆不逮也。已而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院。文宗踐阼。有詔召公赴闕。凡進對十有五次。中外利弊。無所不罄。諭旨以其力陳衰老。不復強之。服官。令還江南。矜式多士。公至金陵。學徒益盛。以賊犯湖南。急欲歸展先塋。咸豐三年。乃自浙還湘。卜居於寧鄉之善嶺山。深衣疏食。泊然自怡。晚歲著讀易識。編次朱子全集。別爲義例。以發紫陽之蘊。十一年辛酉正月十八日病卒。春秋八十有四。其家函封遺疏。郵寄東流軍中。國藩以聞。天子軫悼。予諡確慎。配王氏楊氏。皆封夫人。前卒。無子。以弟子爾藻嗣。女四人。適某某。孫男三人。某某。孫女三人。某某。某年月日。葬公某縣某鄉某山。又八年國藩始追爲之銘。銘曰。

俗學徇時。行與名釣。孰捐其華。而練其要。唐公翼翼。與世殊趨。懼明戒旦。篤信程朱。有護其隘。或諷以迂。浩然不顧。履我康衢。顯皇初政。詔徵國老。造膝前陳。嘉謨要道。願致吾君。上躋軒昊。進退以禮。歛茲宏抱。宣遊所至。所求童蒙。晚居京國。羣彥景從。何才不育。有金皆鎔。以善羣善。偕之大同。播此芬韻。昭示無窮。

【註】【登極】即帝位也。

【駁歷】杜牧文。駁歷中外。謂經歷也。

【亭平】漢書。張禹平亭疑法。亭均

也。亦平也。【猺】種族名。爲生猺。熟猺。熟猺與漢人通。未歸化者。則爲生猺。多在廣東湖南兩



省。【僑居】寄居也。【譏】察也。【擾】馴養也。【貫】寬也。【填咽】多也。【味爽】將

明未明之時。【丙夜】半夜子時。【牖】啟也。【斯須】須臾也。【踐阼】即帝位也。【矜

式】矜敬也。式法也。【矜】念也。【康衢】大路。四達曰康。五達曰衢。【顯皇】清文宗也。

【國老】卿大夫之致仕者。【軒昊】黃帝軒轅氏。太昊伏羲氏。

### 苗先簞墓誌銘

君諱夔。字先簞。肅寧苗氏自幼讀書。卽異常童。不好爲科舉文藝。而竊嗜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有夙悟。精研而力索。滯解而趣昭。已又得顧處士炎武音學五書。慕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年二十餘。卽纂毛詩韻訂。繼又纂廣籀一編。授徒歸鄉。制藝試帖之屬。不中有司程度。學子稍稍引去。君益冥心孤往。子焉寡儔。間之河間城外。得漢時君子館。輒又得開元瓦於獻王墓旁。私獨欣喜。以爲神者。餉我以慰寂寞。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聞而敬異。聘君主講翼經書院。明年爲學使沈侍郎維鎬所知。舉辛卯科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禮先於君。遂與暢論音學源流。由是譽望日隆。督學使者爭欲致之幕下。與其衡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西。繼隨祁文端公雋藻。衡文江蘇。所至甄拔宿儒。周覽山水。又以其暇編屢講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學。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師。乃職金刻君所著說文聲訂若干卷。說文聲讀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首字讀一卷。君以爲許叔重遺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附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類八百餘事。顧氏音學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既雜西音。不應別立一部。於是併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併歌戈於支脂部。定

以七部。夔楷率經之韻。書出。識者歎其精審。又數年。侍讀馮君譽驥。視學山東。國藩薦君偕往。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齒衰而倦遊矣。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祁公。及元和吳公鍾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江陳慶鏞頌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澤何秋濤願船。君既習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寫誠。契合無間。子貞嘗命工圖己及石舟及君三人貌。莢笠而處田間。蓋三六者。皆同年優貢。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與會來者伍也。君既泊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辨論前世音學。暨近人江戴段孔諸家。部分之多寡。意指之得失。褒譏亭決。窮日夜不倦。閒亦過余劇談。歸自山東。余從容問東土亦有研究說文者乎。有得見吾子著述者乎。曰有之。可以知之。曰吾書中有自稱夔按云者。東人稱引及焉。曾不知夔之爲誰氏名也。則相與拊掌大笑。君徐又曰。吾家有竊僮。昨者日晏。吾責豎子何不具食。僮輒報以錢物罄矣。欲以何具。吾柔聲謝之。僮乃不遜竟去。吾今方躬治爨耳。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處困約。有以自怡如此。他日。君又語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若飴。死無所恨。獨平生著書。尙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自余咸豐初出京。展轉兵閒。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人蓋八九死。君之嗣子玉璞來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君所著書。曰說文聲韻考者。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曰經韻鉤沈者。述君遺命。謂當送國藩觀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衆書叢中。其子乃擇君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殉。嗚呼。斯亦篤古之徵已。銘曰。

視以多歧而嘗。聽以雜奏而聾。技之精者不能兩工。苦思專壹。可與天通。課形而得聲。勸異而得同。黜

陟百氏。惟許君是崇。胡學之旁達。而遇之不豐。抱此孤賞。永奠幽宮。

【註】者同嗜。【六書形聲】六書者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許氏】即漢許慎。著說文者。【君子館】漢河間獻王嘗設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此館特其一。又河間府志。府北三十里堡。有毛襄祠。距祠二三里。有村曰君子館。祠內掘得石碑。有明道於君子館設教於詩經邨之語。似此館專以屬毛襄者。輒文有君子二字。【獻王】即河間獻王也。名德。漢景帝子。【開元瓦】當是漢瓦。開元云者。亦吉羊如意之類耳。【王氏念孫父子】念孫。字懷祖。學者稱石臞先生。通聲音訓詁之學。子引之。字伯申。能傳父學。【醜】合錢也。【許叔重】許慎字。【槩樽】正邪曲之器。音隱括。【書】目不明也。

### 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誌銘

君諱善慶。字伊輔。號養齋。丁氏。世居清泉之白沙里。幼孤。從母劉太淑人。育於外王父劉文恪公家。自少而好惡欣感。不主於己。惟母志之從。長亦如之。終身亦如之。久處京師。寄籍宛平。由順天府學生。中式道光壬午科舉人。明年癸未。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其歷階。爲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右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其任職。爲國史館總纂。庶常館提調。文淵閣校理。奏辦院事。日講起居注官。其使事。爲戊子科貴州鄉試正考官。辛卯科廣東鄉試正考官。乙未科會試同考官。其秋順天鄉試同考官。丙申以後。迭爲廣西學政。君雖闇然自飭。無所矜異。宣宗嘗從容問翰林中孰爲篤學。曹文正公舉君以對。天子既異之。在廷名卿耆德。亦多稱歎。以爲令僕之器。歲月可冀。君以母老。

懷思鄉里。歸自廣西。遂解官。養親於長沙。早歲事母。執爨必躬。浙米必絜。至是益加謹焉。母或加餐。輒喜。述諸人以爲至幸。或有饋賜。輒豐其好貨。端篋而將之。或體中不適。則憂皇如不終日。或意有不懌。則長跪引咎。旣解乃起。或將他適。則先於其所往。百物畢齎。所欲立應。室無纖埃。庭無高語。一身肅戒。舉家兢兢。宦游餘財。爲其弟所耗。君則經營置產。以覆弟短。而悅母心。舅氏劉若珪。謫官遠戍。君又傾其前產。以贖舅罪。而慰母於地下。蓋畢生孺慕。自順親外。不知天地更有何事也。母沒數年。而廣西寇賊大起。咸豐二年秋。攻圍長沙。君矢死堅守。寓書其弟曰。城陷。弟收吾骨於桂樹旁井中矣。日夜令其子馴巡警周垣。馴以勞致疾。妻蔡氏。刲股療之。不愈。遂卒。君乃曰。兒致身衛國。婦刲肉救夫。吾門之祥也。吾母幸而考終。吾身若家皆可殉難。尙何惜哉。賊退。則趣治戰船。以濟水師。立共武社。使諸生與衆練卒。肄習火器事上。議叙加三品銜。論者謂謹厚如君。乃能臨危應變如是。爲不可測也。同治八年六月十五日卒於家。春秋八十。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葬於北關外洪山渡饗堂堦莊山之陽。曾祖某。祖某。父某。皆贈中憲大夫。曾祖妣氏某。祖妣氏某。贈恭人。妣氏劉。累封恭人。旌表節孝。配陶氏。繼配周氏。妾呂氏。生子馴。早卒。乃以弟之子驊爲後。妾廖氏。生子驥。女六人。孫四人。焯。煥。燧。燧。皆驊出。煥復出爲馴後。女孫二人。君之學詳於治經。尤嗜易春秋。著有左氏兵論。主講嶽麓書院二十餘年。以洛閩正軌。陶鑄羣弟子。亦頗參陰德感應之說。警發愚蒙。生徒翼翼。無敢軼踰法度。庶幾以身教者。銘曰。不斷不慳。不揭己以爲崇。公以校士。毅以即戎。勇以辭祿位。而誠以啓羣蒙。皆以仁孝爲之本。本立而用自不窮。老成逝矣。康此幽宮。

【註】外王父外祖父也。【劉文恪公】名權之號雲房。【歷階】官階也。【曹文正公】君振鏞。

字儻笙。【令僕】謂尚書令與僕射也。【絜同潔】。【將】送也。【齋】付也。【覆】去聲掩

蓋也。

### 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君諱永思。號兩峰。世居湖南長沙。少而峻整。自將。忱恂縝栗。訥訥如不能語。事至則割斷毫釐。枝分縷解。辨窮萬變。而斷以片言。長老往往驚異。以為吏才。天所授也。年三十二。以嘉慶五年庚申舉於鄉。十四年己巳成進士。即用知縣。明年署雲南嵩明州知州。斷獄八百。民譽翔洽。徒補楚雄縣。楚雄縣附郭劇邑。君至。一以治嵩明者治之。訟牒入。立判紙尾。期以某日質訊。出則聽民遮道自言。停輿研鞫。前者辭窮。後者大畏。或就逆旅操筆定讞。且判且詰。決遣如神。尤善為離參之法。離參者。如欲知豆價。則先以麥問甲。次以稻問乙。次以梁問丙。離其事。異其人。而旁參之。然後進退以定豆價。百不失一。君用此術多奇中。他人效之。亦不能得。民情偽也。大吏以君既政成。常使兼聽鄰縣之訟。大姚有薛繼賢者。殺人獄成。省中覆駁。則詭辭翻異。罔官數易。爰書數十易。終不能決。君訊之七晝夜。卒以參鞫其子。乃得情實。論決如律。某官解餉銀至省。發封則失銀而得數石。以獄屬君。君察石有蟲齧痕。非道途閒物。因問輦運之卒。寧覺馱負左右歛乎。頗憶歛側始何日乎。卒對某日過某店。始覺右歛。君自省返楚。雄挾此獄。與卒與石俱行。途中雜采羣石較之。皆不類。至某店。得石與蟲齧者類。一鞫而伏。遂抵旅店。店主人於法。五侯神者。不知所起。淫祀也。土民與江西客商爭祀。構訟數十年。君以贖祭宿獄。終無已時。令昇

神像至縣庭。取筆判八字曰。爾像不滅。訟端不絕。立飭吏卒。碎而毀之。兩造相顧。愕眙而散。蓋君之明而能斷類如此。嘉慶十七年。大姚令上變。告烏龍口有衆數千。嘯聚爲亂。郡守夜召君問策。君立與區畫。草數書抵旁縣。戒勿輕動。遣數人僞與賊暱者。風使解散。而潛發輕兵掩捕。擒七十人。罪數人。而事定。於是遠近又歎君才堪濟變也。在滇六年。凡三署大姚。四署廣通。兩署南安州。再爲鄉試同考官。上官方以治行卓異薦君。而君以父命不樂久爲吏。遂援例改就京職。官戶部員外郎。貴州司行走。兼管廣東司議。鑄通賦。釐定釐政。多所匡贊。道光二年。丁家艱歸。自是山居二十載。養母教子。收旌振貧。祭田義渡。凡諸善舉。卓然如有失而急圖之。陶然與販夫農父相狎。自忘其爲宰官之身。人亦忘之。亦愈敬之。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一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四。曾祖從美。祖必化。馳贈奉直大夫。考勝桂。誥封奉政大夫。以五世同堂。獲旌於朝。祖妣氏范。妣氏黃。皆封宜人。君之配黃恭人。以賢孝特爲舅姑所倚。嘗一從夫雲南官舍。而未及從宦京師。凡綜理彭氏家政。七十餘年。敕始慈終。內外秩秩。室靡棄物。里無違言。娣婦有先亡者。叔早逝者。撫其諸子。女公早寡者。撫其孤甥。曲有恩紀。齒踰八十。猶箠鐙紡績不倦。同治元年閏八月二日告終。蓋九十有六矣。子申甫。道光乙未科舉人。候選通判。婦陶氏。安化文毅公女也。女三。皆適士人。孫樹森。同治甲子科舉人。志本。序本。豐本。孫女十二。申甫以道光壬寅九月某甲子。葬君於長沙之文家段蓮花台。同治壬戌閏八月某甲子。葬恭人於木魚山墳壙相望。約二百步而近。屬國藩表其墓。於是敘述大節。而綴以銘。銘曰。

流水不腐。古傳斯語。賢侯之明。積勳所補。壽母之壽。本諸勞苦。居上而逸。天所不許。降福者天。宰天者

人。治獄陰德。恒大厥門。科名廣績。有子有孫。更千萬禩。長裕後昆。

【註】忱恂誠信也。【縝栗縝緻也。栗堅也。】【吶吶言語不敏捷也。如不出諸其口。】【讞】

獄詞也。【爰書判決書也。】【黷祭不應祭而祭也。】【宿獄久讞不決之獄也。】【卑共

舉也。音余。】【揜手持也。】【愕眙驚視也。】【卓異舊制三年大計舉官之才能優異者。

【獨同捐免也。】【鹺政鹽政。】【敕警飭也。】【愆慎也。】【女公夫之姊為女公。】【籌

鏡以籠蔽燈也。

###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君諱與侍。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弘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留  
守家焉。三傳至如爵。累官遊擊。君高祖也。祖嘉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敕封文林郎。翰林院  
庶吉士。妣皆封孺人。君少隨兄與班讀書。發聞。兄歿。持期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  
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為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盡六年散館。改知縣。署  
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人鬻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輒逃亡。君按  
籍責賦富人。而貫其隱占之罪。河西有竄遠子稅所。府隸橫征。君上言稅所非經。病民。得裁去。木裏喇  
嗎左所有山產銀銅。郡守徇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為木裏喇嗎。去鹽源且  
二千里。朝廷特羈縻之。非真利其土也。破土菽糧不足於食。朝廷開廠。募聚萬人。運夫倍之。不幸曠礦  
寡耗。衆散為盜。非土司受其殃。則吾蜀承其敝。且奸民所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左所人

訊之。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即經堂山也。貪小利。買大釁。事誠不便。大吏隲君狀。檄君往在所覆勘。春暮  
鏗雪而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衆嚴兵以待。旣瞻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幸  
奠我居。世世不敢忘。故事縣令入土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雜市鷄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卻其  
物。又縣之禁。比還。老幼遮道獻酒。其酋項克珠進銅佛爲壽。填咽。苦不得前。由是舉治行卓異。政以大  
成。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終養請。凡事母十有四年  
入則牽衣索糞。聽於無聲。出則生徒雲從。多文而栗。旣除母喪。吏部檄之復起。君北行至襄陽。歎曰。吾  
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而詭隨耶。立歸。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  
欲就而受業。學舍如蓬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旦暮進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  
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灑掃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國朝專經大師。實  
邁近古。其稱易惠氏。書閻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  
嘗不津津。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  
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絕。戒曰。貧不能歸葬。葬吾  
遵義可也。其明年十二月二日。葬縣東青山田。配唐氏。繼配李氏。子九人。希芝。次塲。次方芝。州學增生。  
秀芝。友芝。辛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瑤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南候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二人。曾孫  
五人。君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爲族子搆。至廣西佚去。友芝掇輯。編爲四  
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爲過庭碎錄十二卷。旣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爲文表其墓。當乾隆



之季。海內矜言考據。宗尙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仁宗親政。大興朱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儒爲會試總裁。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王引之。伯申。張惠言。臯文。郝懿行。闈臯。皆以樸學播聞中外。科目得人。可云極盛。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出而爲吏。恩信行於異域。退而教授。儒術興於僑陬。校其所得。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爲多寡。未易遽定也。余爲表章一二。士之孤行而憂無和者。可自壯也。

【註】弘治。明孝宗年號。【紀文達公】名昀。字曉嵐。四庫全書提要。乃其手纂。【無征】無糧也。

【木裏喇嗎左所】地名。木裏一作木理。在鹽源縣西北。土酋塗都。於雍正八年歸附。因授安撫司。

【蒧】音翹。詩。視爾如蒧。荆葵也。【土司】明清時領有番苗搖蠻之地。即以其人治之。子孫世襲曰土司。【奠】安定也。【市】賣也。【縣】同懸。垂也。【惠氏】名士奇。字天啟。一

字仲孺。著有易說。子棟。字定宇。號松厓。尤邃於易。著有周易述。【閻氏】名若璩。字百詩。著有

古文尙書疏證等書。【陳氏】名奐。受業段玉裁。作毛詩義疏等書。【江氏】名永。字慎修。著

有周禮疑義舉要禮記訓義擇言等書。【段氏】名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精小學。著有說文

解字法。【許鄭】漢許慎及鄭玄也。【朱文正】名珪。字石君。號南匡。【阮文達】名元

### 鄧湘臯先生墓表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爲湘臯先生。先生自甫擢科名。即已厭薄仕進。愼然有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澗東。以詩相厲。客游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顯

幽刺怪。退之使平。終歲顛顛。誓不履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礪東與相違。復引繩落斧。剖斷毫釐。書閱三反。或終不得當。交嘲互訟。神囚形瘁。已而窒極得通。則又互慰大歡。以爲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甯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遺外時榮。而有事著述。與礪東略同。然礪東持律矜嚴。體勢稍褊。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礪東膽宇自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闡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爲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如飢渴之於飲食。如有大譴。隨其後。驅迫而爲之者。以爲洞庭以南。服嶺以北。旁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宣。君子懼焉。於是搜訪濱資郡縣。名流佳什。輯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東起灘源。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零章。甄采略盡。爲沅湘耆舊集二百卷。徧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爲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鄉郵經緯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爲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種。爲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文公玄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爲覆審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邵州。錄其微言。副以傳譜之屬。爲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釐定祀典。褒崇節烈。爲召伯祠宗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證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衆人甘與草木者伍。而腐耳。自稍有智識。即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尤大者。所冀尤遠焉。人能弘

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瓌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子。薄技微長。一一掇捭。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達。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慎。里黨欽之。姜何氏。子二。琳。廩貢生。候選訓導。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女子子三人。孫四。光黼。光緝。光絳。光組。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羣從子姓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尤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邨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二卷。瑤皆敬謹奉藏。其未刻者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教澤在人。瑤所爲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詩之精。與其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註】慎【廣】也。【顛顛】專也。

【篇什】詩也。詩雅頌以十篇爲一什。後世因沿稱之。

【違覆】

反復詰難也。【褊】狹也。

【跌宕】不羈也。

【服嶺】五嶺也。大庾。始安。即越城嶺。臨賀。即萌

渚嶺。桂陽。即騎田嶺。揭陽。即都龐嶺。【楚寶】書名。明周聖楷輯。凡四十五卷。專紀楚中人物。

【永明】明永明王由榔也。清順治四年。清命孔有德等率兵下湖南。定與伯何騰蛟與總兵

郝永忠退保衡州。張先璧走寶慶。湖北巡撫堵胤錫走永定衛。王有才馬進忠等走五溪山五

月清兵抵衡州。總兵黃朝宣等被擒。騰蛟退保永州。八月清兵破武岡。常德寶慶盡失。永明王

入柳州。柳州陷。王走象州。時清兵已定湖南。永州亦破。騰蛟與永忠盧鼎俱入桂林。與留守瞿式相議分地自守。王回桂林。五年。清兵入粵西。永忠潰於興安。五月。騰蛟復全州。六月。李成棟以粵東叛。歸於王。騰蛟復督師出湖南。由永入衡。胤錫亦自常德趨湘潭。六年。清兵下湘潭。執騰蛟。二月。成棟敗於信豐。墮水死。【王夫之】字而農。號翼齋。明崇禎壬午舉人。學者稱船山先生。【歐陽玄】字原功。元人。【五忠祠】在長沙縣北門內。朱熹帥潭時所立。祀晉司馬永。宋孟彥卿。趙民彥。劉玘。趙聿之。【迴】音負。遠也。【長逝者】已死之人也。

### 隨州李君墓表

道光二十六年某月。隨州李君。年八十四。考終於里第。其兄之子。戶部主事樹人。聞赴京師。將去官持喪。余往弔。語之曰。於古期功之喪。仕者去職。總之喪。士不得應舉。今子之歸禮也。樹人曰。豈以爲禮。致吾哀爾。且泣曰。叔父葬有日。旣埋石幽宮。維墓道當別立碣。將揭其行義以視來者。敬以屬先生。則爲余縷述一一甚詳。樹人事予甚敬。又以禮請。余其可辭。惟君受性剛介。於事無所不敢。凡所力任。必自於公。或私於己。毫毛不以措意。人所愈憚。當之愈勇。嘉慶初。川楚教匪蠱起。漢沔荆襄。蹂躪殆遍。隨州之西有澗潭者。巨鎮也。賊將大掠而窟之。君戒鎮家出一人。負薪一束。執長竿籠一炬。臨水雁列。竟夕焚薪火。光互六七里。賊不敢渡。隨以不陷。近村有田。久沒於水。吏責賦於比鄰。民絕苦之。君徧哀諸司。乞蠲無田之賦。竟以得請。其他施於鄉者。稱是。是故邑有舉也。非其倡不興。里有爭也。非其解不息。其貴盛也。人皆稱願之。其疾皆奔視。其歿也。哭之皆哀。云李氏世居隨州。家微也。君少與其兄某。發憤力

學。自度終無以大其門。乃去爲賈。累致千金。一以資兄官學不問。久之。乃爲兄納金縣官。得除爲丞。稍遷至雲南嵩明州知州。而君亦以武學生入資爲都司。於是諸子翩翩。文學仕進。寔昌大矣。君諱某。字某。會祖某。祖某。皆不仕。考某。以嵩明君貴。誥封奉直大夫。子二人。長某。以嵩明君得子遲。與爲嗣。後遂不遺。次某。孫某某。自嵩明君之沒二十年。君撫諸孤。恩勤備至。樹人之官。京師君一資之。如資其兄。其視兄子。不知其非己子。其視己子。不知其非兄之子也。嗚呼。自衆人論之。彼施於鄉者博矣。自知道者觀之。獨其施於家者不可能耳。不可能也。則亦不可朽也。

【註】【赴】告喪也。【蹂躪】踐踏也。

### 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

咸豐七年二月初四日。我顯考曾府君卒於湘鄉里第。春秋六十有八。男國潢、國葆。謹視含歛。男國藩、降服男國華。自江西瑞州軍營聞訃。男國荃、自吉安軍營聞訃。皆奔喪來歸。天子廣錫類之仁。賜銀四百兩。經理喪事。閏五月初三日癸未。卜葬於二十四都周壁衝內山。從形家言。丙山壬向。去先世舊廬六里而強。去梁江新宅八里而近。國藩少長至冠。未離親側。讀書識字。皆我君口授。自竊祿登朝。去鄉十有四年。逮待罪戒行。遠晨昏者又五年。府君之至言懿行。不可得而盡識。僅從季父驥雲所泣問近事。而昆弟子姓諸姑姊妹亦稱述音容。往往而悉。其述府君侍先大父疾病。至難能矣。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大父病痿痺。動止不良。明年冬。疾益篤。暗不能言。即有所需。以頤使。以目求。即有苦。蹙頰而已。府君朝夕率事。常先意而得之。夜侍寢處。大父雅不欲煩煩驚召。而他僕殊不稱意。前後洩益數。一夕六

七起。府君時其將起。則進器承之。少閒亦如之。聽於無聲。不失分寸。嚴寒大洩。則令他人啟移手足。而身翼護之。或微沾污。輒滌除。易中衣。拂動甚微。終宵惕息。明旦則季父入侍。奉事一如府君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感化訓習。爭取垢污襦袴。浣濯爲樂。不知其有臭穢。或挽篋與游戲庭中。各有常程。大父病。凡三載有奇。府君未嘗得一安枕。愈久而彌敬。是時府君年六十矣。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名者。府君積苦力學。應有司之試。十有七。始得補縣學生員。不獲大施。則發憤教督諸子。國藩以進士入翰林。七遷而爲禮部侍郎。歷官吏部兵部刑部工部侍郎。遭逢兩朝。推恩盛典。褒封三世。曾祖諱竟希。誥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誥贈一品夫人。祖諱玉屏。累贈光祿大夫。祖妣王氏。累贈一品夫人。府君諱鱗書。字竹亭。誥封中憲大夫。疊晉榮祿大夫。光祿大夫。妣江氏。誥封一品夫人。小子非材。徵府君厚澤。曷克成立。以蒙茲光顯。於是泣述一二。并列刻系屬。敬銘諸幽。若其懿德純行。宜傳不朽者。將以俟諸知言君子。銘曰。

西望新居。東望舊廬。此焉適中。羣山所都。我先人之靈。其尙安於斯而永於斯乎。嗚呼。

【註】待罪。供職也。【戎行】軍中也。【暗】音因。失音也。【頤使】謂口不言而動頤示意也。

【瘞類】類鼻莖也。孟子舉疾首蹙頞而相告。

### 大界墓表

王考府君。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四日棄養。倏歷二十三年。當初葬時。吾父以書抵京師。命國藩爲文。紀述先德。揭諸墓道。國藩竊觀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諸事。

一發其意。其型於家。式於鄉邑者。又率依乎中道。無峻絕可驚之行。獨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訓來。葉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後昆。府君之言行。吾少時游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帽山下。墉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畝。而通爲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昕宵行水。聽虫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頗以爲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飢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摘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祝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禮神徼福。求諸幽遐。吾以爲神之陟降。莫親於祖考。故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世雖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爲深恥。既令子孫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音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迹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汎應羣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遠。舊姻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卜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咸好。吉則賀。喪則弔。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嘗居閒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塗。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蓋府君平昔所

恒言者如此。國藩既稔聞之。吾父暨叔父。又傳述而告誡數數矣。府君諱玉屏。號星岡。聲如洪鐘。見者憚懾而溫良博愛。物無不盡之情。其卒也。遠近咸啼。或涕泣不能自休。配我祖妣王太夫人。孝恭雍穆。婦媚欽其所爲。自酒漿縫紉。以至禮賓承祭。經紀百端。曲有儀法。虔事夫子。卑曲已甚。時逢愠怒。則歛息減食。甘受折辱。以迴眷睞。年逾七十。猶檢校內政。絲粟不遺。其於子婦孫。曾羣從。外姻童幼。僕媪。皆思有惠逮之。權量多寡。物薄而意長。閱時而再施。太夫人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卒。春秋八十。葬於木兜冲。其後三年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六。葬於八斗冲。遷太夫人之柩耐焉。其後十年。爲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均改葬於大界。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學。初遷湘鄉者也。曾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也。祖曰輔臣。考曰竟希。曾祖妣氏曰劉。祖妣氏曰蔣。曰劉。妣氏曰彭。以國藩忝竊祿位。府君勲封中憲大夫。後累贈爲光祿大夫。大學士兩江總督。祖妣初封恭人。後累贈爲一品夫人。聖朝推恩。追而上之。竟希公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亦贈一品夫人。府君生吾父兄弟三人。仲父上台早卒。季父驥雲無子。以吾弟國華爲嗣。孫五人。軍興以來。惟國潢治團練於鄉。四人者。皆託身兵閒。國華貞幹。歿於軍。國藩與國華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吾祖者。咸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遠甚也。其風采亦可想已。曾孫七人。玄孫七人。凡茲安居足食。列於顯榮者。繄維祖德是賴。於是叙其大致。表於斯阡。令後嗣無忘聲訓。亦使過者考求事實。知有衆徵。無虛美云。

〔註〕【棄養】死也。【來葉】後代也。【後昆】後嗣也。【壠】田中高處。【畛】田中路也。【畦】音携。區也。【耘】去草。【糞】灌漑也。【庸保】受值而爲人役者。【擷】采也。【飢】同餉。



【寇】霹靂。【晞】哀而不泣曰晞。【阡】墓道。

## 記

### 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驚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乎。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鰲。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圖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筲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如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夫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聳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摺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求適吾口者。嚼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辨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惑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惑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風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曲始。卒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弊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經。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競競。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哀然冠首。余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蓋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國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闕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

訓詁之大成。負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班馬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土方其估畢啣啞。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利祿之不遂。則傲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通負。怨及子孫。若通閭貿易。瓊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

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為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為報。已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排行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寶而汲汲於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轍。其於術不亦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註〕陳編書籍也。〔紀澤〕字劭剛。〔列女傳〕漢劉向撰。〔尼山〕謂孔子也。孔子父叔梁紇

與母顏氏禱於尼丘而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斗筲〕小器。〔姝姝〕柔儒也。〔諸葛公〕名亮。字孔明。三國蜀相。〔陸敬輿〕名贄。唐德宗時相。〔范希文〕名仲淹。宋仁宗相。〔伊

呂〕商伊尹。周呂尙。輔其君於王者。〔管晏〕春秋齊管仲晏嬰也。以其君霸顯者。〔游夏〕孔子弟子。子游子夏也。〔徵志〕標識也。〔洙泗〕亦謂孔子也。孔子設教於洙泗之上。〔

匡衡〕字稚圭。漢人。〔隕〕降也。〔嗜〕嘗也。飲至齒也。〔李杜〕唐李白杜甫也。〔蘇黃〕宋蘇軾黃庭堅也。〔八書〕史記類志政要之文。曰書曰禮。樂律曆。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共八

篇。〔鄭樵〕字漁仲。宋人。學者稱夾漈先生。著有通志二百卷。〔張蒿庵〕名爾岐。字稷若。明季人。〔秦蕙田〕字樹峯。號味經。清人。諡文恭。〔浮屠氏〕佛家也。〔因果〕佛家說。

因謂所作者果。謂所受者。如播其種。因也。收其實。果也。種善因必得善果。種惡因必得惡果。  
【射策】猶言對策。考試時發策問。令考生對之。【汲汲】欲速之意。

### 求闕齋記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嘆曰。剛浸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惡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銜衡。不足於乘。目辨五色。則黼黻文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於味。窮巷壅牖之夫。驟膺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撻掬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爲固然。不足訾議。故曰位不期騶。祿不期侈。彼爲象筭。必爲王杯。積漸之勢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逐衆之所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爲謀。或富貴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其於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夫道德之義。方懼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日浮。將恥之矣。而淺者譁然驚之。不亦悲乎。國藩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王父母以下。並康強安順。孟子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猷無爲。而多罹於咎。而或錫之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着。皆使留其缺陷。禮主減而樂主盈。樂不可極。以禮節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聞廣譽。尤造物所靳予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貪矣。況以無實者攘之乎。行非

畫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間也。吾亦將守吾闕者焉。

【註】【臨】易卦名。【總衡】總鎗也。即金飾也。衡車端橫木也。

【金紫】金章紫綬。仕後之佩帶也。【搯挽】與扼腕同。

【象箸】商紂始爲象筋。箕子嘆曰。今爲象筋必爲玉杯。【軌物】法度也。【備員】供職也。【東宮】太子所居。稱太子也。

淫以過分也。

### 養晦堂記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覲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常終身幽默。闇然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夫其大。而知衆人之所爭者不足深較也。蓋論語載齊景公養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孳。絜論短長矣。余嘗即其說進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爲材智加入萬萬。及夫身歿觀之。彼與當日之所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間又有功業文學。獵取浮名者。自以爲材智加入萬萬。及夫身歿觀之。彼與當日之所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所役賤卒。汚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澌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吾友劉君孟容。滿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旣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爲之記。昔周之末也。莊生閱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汨於毀譽。故爲警戒。

人以閑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而揚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爲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於煇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觀所謂高明者哉。余爲備陳所以。蓋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省焉。

【註】上人居人之上也。【齊景公】周代齊君。名杵臼。

【首陽餓孳】孳亦作殍。餓孳。餓死人也。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董梧宜僚壺子】董梧。吳之有道者。宜僚。姓熊。楚人。壺子。姓林。鄭人。皆見莊子。

###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惠嘉潮道彭君雪琴。方庀材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者。告余具疏上聞。八月疏上。報可。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營官蕭節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爲流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芍齋。齋後傅以小亭。曰且閑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曰梅隴。迤西少陟山曰鎖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魁星之樓。僧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憑高望遠。吐納萬景。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庵。與雪琴暨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涸。大塞湖口。退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



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北湖。驕然若破肝膽而判爲楚越。終古不得并至。合咸豐七年九月。攻克湖口。兩軍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舉之。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窘苦拘囚。羣疑衆侮。積淚漲江。以求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後。禩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旖旎猗瑤。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翬。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遠衆之驕。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乎豪傑用兵。或敵一生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土。不得則鬱鬱以死者。寧皆愛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刼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貧賤。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祀。有登臨覽觀之美。粗爲發其凡焉。

【註】【彭雪琴】名玉麟。曾統長江水師。【庀】治也。【鳩】聚也。【蕭捷三】字敏南。死湖口之難。

【諡節愍】楊厚庵。名載福。又名岳斌。【喋血】血流貌。謂戰爭也。【騞然】解物聲也。【

旖旎】旌旗從風貌。【秋瑣】鳴玉聲。【翬】眉蹙而愁也。

###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爲忠義之所萃云。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正月。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爲僞都。城中官紳與駐防之軍民。並及於難。當是時。天子已命向榮爲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至則城陷已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

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爲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爲江北大營。鎮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爲犄角。未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賊分支西竄江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粵人爲亂。攻陷上海。其冬北軍克復揚州。儀徵羣賊移據瓜州。四年督師琦公卒。托明阿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移師圍攻鎮江。六年春南路賊陷甯國。北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巡撫吉公戰歿於高資。金陵大營亦陷。督師向公退守丹陽。已而病卒。朝廷命和春爲欽差大臣。而命張國樑爲總統。七年春南軍克復鎮江。北軍同日克瓜洲。八年南軍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大挫於浦口。賊陷江浦。浦天長儀徵揚州六合張國樑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勦罷。江北不復置師。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樑克九袱洲。二月皖南羣賊攻陷杭州。江甯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東壩溧陽羣萃金陵。攻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後馮子材等堅守鎮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咸豐癸丑以迄庚申。耳目衆著之事。大略如此。其餘南軍攻取旁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警報朝聞。南師夕渡。而城外賊壘濱江要隘。亦無月不事攻戰。擲千百性命以爭尺寸之土。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勦。其致敗亦終以此。始至之秋。卽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既又遣和春赴援廬州。甯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君陣亡。又遣鄭魁士繼之。賊圍衢州。則遣周天受等援浙。賊入延建。又濟師以援閩。近者數百里。遠者二三千

里孤軍轉圍。累月不歸。饋餼乖時。忍飢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卹。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烟日減。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壘闕兵單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汎地愈廣。我軍分兵救浙。不能遑反。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北北之賊。十道並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土方翼合圍之後。犂穴擒渠。策勳有期。不意倉皇潰敗。有如飛沙河決。蕩析南奔。死亡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留遺矣。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衆。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駮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既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既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於蓮花第五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甯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甯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於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於甯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鎮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鎮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歸南軍兼轄故也。工既竣。粗爲記其梗概。至於歷年戰爭。良將猛士之勞。攻守保危之策。將具於國史。茲不復備述云。

【註】【犂角】犂亦作犂。牽一足也。【粵人】劉麗川也。【吉爾杭阿】滿人。字雨三。【張國樑】初

名嘉祥。字殿臣。【張玉良】四川人名。亞國樑。【馮子材】字萃亭。中法之戰。嘗大敗法兵。於諒山。【都與阿】字直夫。滿人。【虎林嵩】四川人。【鄧紹良】字臣若。【鄭魁士】曾官浙江提督。【周天受】四川人。【饒】音運。運糧饋之也。【汎地】言軍隊所防地。汎音信。【犂穴擒渠】犂平也。渠首也。【策勳】謂戰勝歸師書其功於策而命之也。【餘燼】謂火燬之餘。以比殘敗之兵。【僞王】指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忠王李秀成。英王陳玉成。侍王李世賢等。【駱豎】指千王洪仁玕。邱王洪仁政等。

###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犒勞士卒。見吾弟國荃面顏憔悴。諸將枯瘠。神色非人。蓋盛暑攻戰。晝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余既驚痛而撫慰之。乃徧行營壘。周視所開地道。覈戰爭之遺跡。彭君毓橘。劉君連捷。蕭君孚泗。朱君南桂。相與前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盡命處也。某所。賊困我之地也。諸君所不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弟之言曰。自吾圍此城。壯士多以攻堅而死。賊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城埒。積以小營。障以長隄。甃石如鐵。掘塹如川。牢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初。始克江寧鎮。三汊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水師克九江洲中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壘。則陳湜等於八月克之。上方門高橋門七壘。橋土方山各壘。則蕭慶衍蕭孚泗等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鎮。鎮三元等亦克中和橋。秣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隆都湖墅。而東南剗削略盡。三年正月。彭毓橘黃潤昌等。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爲天保。

城者也。每破一壘。將士須臾殞命。率常數百人。回首有餘慟焉。其穿地道以圍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門。三十三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烟。灌以沸湯。則趨者倖免。而慙者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膊之役。功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曠攻堅之難。而逝者之可憫也。毓橘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殍於途。近縣之樂既罄。乃巨艦連檣。徵藥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羣醫旁午。而僞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萬。圍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蠟傳環攻。累箱實土。以作檣楯。挾西洋開花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屢陷營壁。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不交睫者月餘。而勤劬如故。雖槍傷輔頰。血漬重襟。猶能裹創巡營。用是轉危而爲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起。九帥者。軍中舊呼國荃之稱。靖毅者。吾季弟貞幹諡也。連捷之言曰。李酋解圍去後。率衆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橘輩救援江北。旣解石澗埠之圍。破運漕銅城閘之賊。遂偕水師連收四城。江北大定。劇賊益衰。然我衆死者。亦不可勝數也。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圍困之際。同時鮑超之軍。亦困於甯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羣湖所自出。蕪湖之藩衛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而道南桂與朱洪章羅洪元輩。力扼此關。夾河而與之上下。亂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水營捷。陸營或挫。一夕數起。一餐屢輟。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內外。白骨相望。時聞私祭夜泣之聲。天下

之至慘也。於是國荃與諸將並進稱曰。此軍經營安慶。翦伐沿江諸城。凋喪尙少。獨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疾疫。死於北援巢和。南援蕪湖太平。乃籌計而不能終。今存者幸荷國恩。封賞進秩。而歿者抱憾無窮。雞鳴山下。有賊造府第一區。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悲耳。國藩具疏上聞。制曰。可。黃君潤昌愛董其事。取有冊可稽者。造神主一萬一千六百三十有奇。無冊者姑闕焉。甫歷三載。檣棟枉橈。牆宇敝陊。同治六年。省中僚友集議。廓而新之。基扃固護。籩豆有嚴。國藩乃追叙所聞於諸君者。而系以詩章。用備樂歌。詩曰。

人無貴賤。天壽賢愚。終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身殄魂愉。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濯征十載。莫竟天誅。嗟我湘人。銳師東討。非秘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袍。上盟有昊。昊天藐藐。成務實難。祚我百順。阨我千艱。狂寇所噬。刈人如菅。沴厲乘之。積醜若山。偉哉多士。夷險一節。萬死靡他。心堅屈鐵。鑿彼巧偷。守茲貞拙。樓血所藏。后土長熱。卒收名城。獲醜擒王。寵賚冥漠。千禩馨香。新廟孔赫。轟擘將將。天子之錫。烈士之光。

【註】彭毓橘字杏南。

【劉連捷】字南雲。

【蕭孚泗】毓橘之營將。

【朱南桂】亦營將。

【李

臣典】字祥雲。

【陳湜】字舫仙。

【隧】地道。

【趨】善走也。

【愨】質實也。

【旁午】事煩

雜也。【番休迭進】謂更番休息而遞進也。【櫓】大盾也。【輔頰】輔上頰。頰面旁。【鮑

超】字春霆。

【朱洪章】字煥文。

【枉橈】屈曲也。

【敝陊】傾壞也。

【濯征】濯大也。

【獲醜】醜衆也。

同袍】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今謂同在軍中者曰同袍。

【沴厲】惡氣也。

【獲醜】醜衆也。

惡也。詩。執訊獲醜。【賞】飾也音臂。【學】杯類。【將將】音鏘。和鳴聲也。

### 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八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巡撫張公亮基。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鑫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歸里。奉命治團練於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衛鄉里。法當由本團釀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爲空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見調之千人。略仿咸元敬氏成法。束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三年春。平土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其夏。粵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輩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等殉難。湘勇之越境勦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聞而悼之。議立忠義祠於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命籌備舟師。乃募湘勇水陸萬人。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士中燬。旣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續賓。率湘勇以從。於是大雋於岳州。克武漢。下蘄黃。破田家鎮。復江西弋陽信州甯州。又以其間由江還鄂。掃蕩枝縣。再克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間。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鴻。蕭壯果公啓江。暨巡撫蔣公益。澤。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遂以六七年間先後徂謝。而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庳。不足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上奏。請立昭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歿有餘榮。已未幾而舒城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國藩私憂。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

公之弟勇毅公續宜。重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運蘭。及唐總戎義渠輩之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  
琴。遂以湘士克復安慶金陵兩省。蔣公暨楊公昌濬。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歿於閩  
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中外皆歎異焉。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山。追逐捻匪於河南山東  
直隸。征叛回於陝西甘肅。而按察使陳君湜。預守山西。其西南諸道。則肅壯果公率師入蜀。而巡撫劉  
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一縣之人。征伐遍於十八行省。近  
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審。  
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困扼無所遇而不  
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而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爲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  
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  
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  
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爲。  
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  
與。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今海宇相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効命疆場者。尙不乏人。能常葆  
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炳寰區也乎。

【註】【龔】古珍字。【謝邦翰易廷幹】皆湘人。羅澤南弟子。謝字春池。易字臨莊。【燿】火滅也。

【雋】左傳得雋曰。克謂戰勝得其雋。【劉騰鴻】字時衡。【蕭啓江】字濬川。【蔣益



【澹】字滌泉。【庫】下也。【張運蘭】字凱章。【唐總戎】名訓方。字義渠。【楊昌濬】字石

泉。羅澤南弟子。【劉松山】字壽卿。【劉嶽昭】字蓋臣。【羽】箭也。【生事】生計也。

###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既刻石敘述戰事。又屬余爲之記。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命總制兩江。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斌統之。厥後兩軍者。俱沿江遵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咸豐十二年。克復安慶。同治元年。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山。二年。克九洑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力焉。余憫死者之多。於是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妥將士之靈。蓋自湖口而下。賊中無復大隊礮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衆臨敵授命者。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千礮狙伏。陸軍進攻。水師和之一謀未攀。駢屍山積。或連朝環擊。卒不能下。或創殘滿目。僅收一柵。甚者如九洑洲之役。攻勦三四日。凋耗二千人。唱凱於公庭。飲泣於私舍。又或支河小港。扼守要隘。賊以短兵槍彈。迫我舟師。前者屢僨。後者堅拒。終不得少移尺寸。又或倉卒赴援。內洋行師。如福山之役。輕舟顛簸於海濤颶風之中。須臾沈溺。以數百計。此皆耳目昭著。其餘邂逅捐軀。夷傷而不振者。不可勝數也。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十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將士新故更代。優游無事。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已罕能言其狀者。况更溯十載以前。若楊公之縱橫江上。出入鋒鏑。以摧方張之寇。彭公之芒屨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其

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與。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又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禮俗教政。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變。不相沿襲。况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敵之制。今之水師。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顧己守常。姝姝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今朝廷開方略之館。戰功將著於信史。不復備述。竊述殉難者之慘。使來者怵然起敬。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破吾黨自是之見。庶久而知所警畏云。

【註】黃翼升字昌岐。【李朝斌】字質堂。【楊岳斌】初名載福。字厚齋。【安】安也。【狙伏】

狙。猿類。狡黠獸也。私相候伺。如狙之伏而伺物也。【堞】城上女牆。【經制】猶言帝制也。

【芒屨】即草鞋。【泥】守也。【方略之館】清有方略館。編纂開國以來歷代武功之書。

曹 濂 生 文 選 題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出版

曾滌生文選 全一册 定價大洋八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者 吳 瑞 書  
校訂者 儲 菊 人  
出版者 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中央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